

只要看到两、三个学员在一起说话，队长立刻跑上去听或干脆制止。一次在操场上活动时，有学员坐在场边，两个学员边散步边说话，大家知道他们是在交流心得。这时远处一个队长朝他们急步跑去。见此情景，坐在场边的一个学员立刻打出正念，坚决阻止恶警过去干扰，让他不要越过操场中间那条线，结果恶警跑到场中线时，突然转身看篮球，不再管那两个学员，象忘记了一样。在严酷的环境下，学员就是用正念尽量开创环境。

还有一次，恶警为了尽一步散布惑乱言论，命令一个犹太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在一次大会上做主题发言给新被绑架来的学员“做样子”。一进入会场，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立刻安静下来，不约而同地开始发正念，全面彻底地清除控制该人乱法的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包括周围恶警身上的邪恶因素。当时会场鸦雀无声，而在另外空间都是强大的正念制约下，那个准备大讲一通的人吞吞吐吐，颠来倒去地讲不出什么，似乎感觉到谁也不想听，也顾不上队长不满意，草草说了说自己进劳教所前后的经历，表了表态就结束了。队长非常扫兴，脸色难看，只得宣布散会。

在邪恶的场所，正念抑制邪悟蔓延，不给其提供发泄的机会，这也是抑制和清除邪恶的重要方式。

苦游咏怀

2003年1月25日 大陆弟子 新生

苦游

公助自费日一餐，不饿不饱大肚宽；心中有事悠悠过，清静无为胜神仙。

公助自费日一餐，山野寒风伴我眠；梦中良霄无限美，醒来恍若隔世天。

公助自费日一餐，不痛不病似神仙；市中山野皆有我，潇洒一回不枉然。

公助自费日一餐，学法正法事为先；讲清真相为己任，三事并重不可偏。

公助自费日一餐，不用拜佛去求签；意欲求法法在心，心想事成乐无边。

（注：公助自费是我起的新名词，因食物来源是垃圾堆中的霉变剩食，适当再买一小碗粥或面，一天就过去了）



明慧周刊

海 55 号

2003 年
1 月 30 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新闻汇编

重要时事	2
中国大陆各地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	2
美十位国会议员呼吁国务卿敦促中国释放 37 位法轮功学员	2
东北大法弟子成功插播自焚真相录像 揭露“自焚”骗局	3
本周又知悉七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3
大陆综合	4
大陆综合消息	4
海外综合	8
迫害纪实	13
讲清真象救度世人	14
手抄复写做资料 挨家逐户全送到	14
“参与政治”与“讲政治”暴露了江 XX 政治流氓的邪恶嘴脸	16
世人觉醒	16
“老同学，我支持你”	16
律师愤然地说：开庭我不参加出庭	16
村支书：就是法轮功的材料贴到我的脑门上，我也不去揭	17
村委会在喇叭里广播表扬大法弟子	17
老战友：“我也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	17
天警世人	17
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党委书记受到天理惩戒	17
“再不敢说大法弟子的坏话了”	18
大陆各地恶人恶报事例：	18

黑龙江省恶报二例	18
广西百色市的恶报事例	19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正念洗清污点 重建觉者威德	19
个人体会：从反转化问题谈坚定心	24
从一定程度的放纵邪恶到主动清除邪恶	30
坚定地抵制邪恶的经济迫害	32
时刻保持清醒 警惕特务对资料点的破坏	33
坚决抵制邪恶的乱法小册子	34
就书的问题提醒同修	35
谈谈“安逸心”	36
三言两语：也谈正念对待大法同修的被迫害	37
对“一个整体”的几点体悟（译文）	38
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	
从洗脑班的经历再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40
被团河劳教所劫持的大法弟子用正念改变环境	43
苦游咏怀	44

新闻汇编

明慧周刊 2003年1月24日-1月30日

重要时事

中国大陆各地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华夏传统的辞旧迎新的节日之际，我们大陆全体大法弟子双手合十，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按传统习俗给师父拜年：师父过年好！

长春大法弟子表示请师尊放心！“我们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出了大法弟子之间的包容、大

度、弥补及整体提高。用我们在正法中熔炼出的一颗纯净的心来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迎接师尊回家乡！”

美十位国会议员呼吁国务卿敦促中国释放37位法轮功学员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月27日消息，1月22日，十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国会代表团的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敦促美国政府向中国当局呼吁，立即释放37

首恶发正念，其余时间便反复背诵所有会背的师父的讲法、经文和《洪吟》，并对照大法，仔细查找自己有漏的地方和被邪恶加重迫害的原因，以便汲取教训，完全彻底地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减少损失，及时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就在我真正从法上提高上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发正念时，杂念比以前少多了，心也基本上能静下来了，真的感觉好像师父在为我加持，所有的佛道神和天龙八部护法帮我除恶一样，并在睡梦中发现自己非常艰难地钻出了铁丝网。不久再发正念时，就发现在另外空间操纵洗脑班的首恶迫害我的邪恶生命已经被我用正念除掉了。

此后仅过了两个星期，我就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魔窟。

回家后，经过反复学法，对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下是我的三点体会，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1.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法为师。因为在邪恶和迫害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师父都在讲法中告诉了我们，只要法学得好，学得扎实，就能时时刻刻用大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否则，旧势力就会按照它们在历史上的安排，抓住大法弟子有漏之心进行迫害。如在残酷的折磨中，学法学得好也照样能在法中及时找到自己被加重迫害的原因，从而用坚定的正念破除邪恶的迫害。

2. 无论遭受多大的魔难都要

坚定正念。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只要没有圆满之前都还会有常人心在，同样在没正完法之前旧势力都会利用大法弟子人的表面没去掉的观念、业力进行迫害。特别是在痛苦中忍受不了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各种常人的想法，如果不能用正念对待就会被邪恶加重迫害。因此，不管邪恶使用什么招术，也不管自己承受多大的痛苦，只要我们放下生死，正念正行，始终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就能真正做到金刚不破，坚不可摧。

3. 无论正法形式如何都要“精进不停”。只要邪恶没有全部除尽，只要在法正人间之前，我们都要自始至终，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按照大法的要求，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一切。既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急躁盲动，更不能悲观失望，产生动摇，因为“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二〇〇三年元月）

被团河劳教所劫持的大法弟子用正念改变环境

2003年1月26日

在团河劳教所，由于恶警惧怕大法弟子之间的交流与提醒，对外出活动等控制得越来越严，

我身边还有无数的正神呢！我还有无数的法身都会正法。就怕弟子自己心里不稳，这样的执著、那样的怕心，旧势力看见了就会抓住有漏之心迫害。而在迫害当中正念又不足，遭受的迫害就更大，全都是这个情况。”既然邪恶再次把我抓进来，进行残酷地折磨，不是师父保护不了我，也不是师父不保护我，肯定是自己还有有漏的地方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如果承受不住邪恶的考验，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对我的安排，就不能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消去自己最后业力和执著的同时，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自己的最高位置，就有可能掉下来，甚至前功尽弃。“既然旧的恶势力非要给我们清除他们的机会，那就好好利用它。历史上没有过，也算是难得。”《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于是，我便把邪恶对我迫害当做我用正念清除邪恶的好机会，并请师父为我加持，请所有的正神帮助。同时警告旧势力：你们不配考验大法弟子，否则，你们对我的迫害只会加速你们的灭亡！

尽管我不停地发正念，虽然身上的疼痛也有所减轻，但依然无法承受，一时间感到不得不向邪恶低头。这样才把我放下来。但当邪恶得寸进尺，要我与大法和师父决裂时，我断然否决，于是邪恶就又重新把我吊了起来。当时，如果用人的观念来看，好象是因为我长期没有进食，身体极度虚弱和吊得时间太长造成的。但从大法的角度来看，我当

时意识到实际上是自己潜意识中还有怕心，正念不纯，没有真正起到正念的作用，没有真正做到放下生死，放下自我造成的。旧势力企图通过进一步加重迫害来摧毁我的意志，动摇我的正念，好让我顺从它们的安排，达到它们想要做的一切。我想修炼是严肃的，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维护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即使是自己的肉身真的被邪恶迫害致死，也决不能给大法抹黑，给师父抹黑，不能让自己千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生死非是说大话”和“难中炼金体”的深刻内涵。

因此，我决定横下一条心，抱着“生无所求，死不惜留”的正念，一边尽量保持主意识的清醒，反复背诵《威德》、《助法》、《正念正行》和《神路难》等经文，一边继续默念正法口诀，用我神的一面清除另外空间操纵邪恶之徒的所有邪恶的旧势力和邪恶生命。当我的思想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就发现我身上的疼痛也由越来越重，变得越来越轻，直到最后恶人主动为我松绑，放弃对我达四十个小时的残酷折磨。

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邪恶之徒继续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千方百计，耍尽了各种花招，企图让我放弃修炼，但我始终坚定正念，不畏生死，金刚不动，继续坚持绝食，绝水。每天整点除按大法规定时间定点发正念之外，还直接针对迫害我的

位有亲属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

信中说：“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在新的第108届国会开始之际，我们极其失望地看到，在努力结束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方面，我们的进展甚微。由于中国[江氏]政府对法轮功的恐惧和误解，他们[江氏政府]至今仍然在继续监禁，拷打和谋杀这些平和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应该遭受这样的迫害，尤其是那些有亲属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在此签名的新泽西国会代表团的成员，敬请美国政府尽一切可能采取措施，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且有亲属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

“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且有亲属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共有37位。这些学员的名单和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随信附上。我们请求国务院查阅这份名单，并把这份名单传递给中国政府，同时向他们呼吁立即释放这些学员。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是对基本人权的冒犯，是不能被容忍的。请在您的权利行使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尽早结束这场对法轮功的不公正的迫害。”

信中最后感谢国务卿“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的关注”。

该信由国会议员罗伯-安卓思（Rob Andrews）发起，在信上签名的还有国会议员柯瑞斯-史密斯（Chris Smith），冉史-豪特（Rush Holt），吉姆-赛柯彤

（Jim Saxton），弗兰克-罗宾杜（Frank LoBiondo），弗兰克-鲍龙（Frank Pallone），小麦克-弗格森（Jr.，Mike Ferguson），鲍伯-梅南德兹（Bob Menendez），思迪文-茹斯曼（Steven Rothman）及杜奈德-裴尼（Donald Payne）。

东北大法弟子成功插播自焚真相录像 揭露“自焚”骗局

东北某市大法弟子在2003年1月23日（也就是北京“自焚”伪案发生两周年之际），在某小区利用插播有线电视，成功播放了“天安门自焚案真相”等内容，揭露“自焚”骗局，播放时间长达30多分钟。播放内容覆盖了有线电视的所有频道，此事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了人们争相议论的焦点，极大地震慑了邪恶。

据可靠消息，公安局内部对此事感到十分的恐慌，邪恶势力准备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抓捕，望大法弟子注意安全，齐发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

本周又知悉七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赵得修，河南省信阳市大法弟子。赵得修（市邮电局退休干部）因信仰真善忍，在市公安局遭到疯狂迫害，被折磨成精神呆滞，于2002年含冤去世，因家属害怕，确切死亡时间不详。

刘金山，男，56岁，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大法弟子。刘金山在看守所被折磨5个多月后，于2003年1月19日晨含冤去世。

于冠云，男，61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法弟子。于冠云于2003年1月12日被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哈尔滨万家医院迫害致死；其长子法轮功学员于振翼已于去年6月14日惨死于同家医院。目前，于冠云次子于振雄被当局搜捕，被迫流离失所。

于秀兰，女，60岁，内蒙鄂旗大杨树镇大法弟子。2001年11月12日，又因讲真相发放真相材料被非法抓捕，并被非法判刑三年，于2002年4月5日送往保安沼监狱，她先后绝食、绝水50多天进行抗议，于2002年12月25日被迫害致死。

张翠珍，女，66岁，辽宁本溪市师专教师退休职工，原来身体不好，于94年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达到了身体健康，红光满面，走路一身轻的状态，于1999年10月因去京上访，被非法判刑三年。2003年1月7日，张翠珍被辽宁本溪市看守所迫害致死。

刘群英，女，42岁，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2003年元月10日上午，刘群英被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恶警传唤至蔡甸区公安局办公大楼内不久，从七楼摔下死亡。

罗织湘，女，原广东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设计室规划工程师罗织湘，2002年11月20日，罗织湘、黄国华夫妇在广州海珠区出租屋内遭“610”警察绑架，关进海珠区看守所。12月4日，罗织湘

为逃出魔窟而被迫跳楼，不幸遇难身亡。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黑龙江**大庆弟子刘同玲2002年9月被劫持到大庆市看守所，她一直绝食抗议，遭酷刑迫害致行走困难，仍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家人营救下，她终于堂堂正正回家。

◇2002年12月，**河北**易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的8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重刑，其中有：张东生15年，曹小刚13年，李桂敏13年，阎和泉11年，张长生10年，石文水9年，马秀琴9年，胡沈华8年，8人都被“老虎凳”酷刑折磨，易县公安局有一个许部长（女），曾连续折磨胡沈华8天。

◇**佳木斯**大法弟子王桂丽在家里午休时被糖厂派出所恶警绑架到派出所，后被送进看守所，郊区分局判她四年徒刑。佳木斯大法弟子李香兰，在功友家被抓捕后判劳教，九月份突然被郊区分局警察从劳教所带走，并判5年徒刑。

◇2002年12月下旬，**北京**怀柔区大法弟子高昌泽骑着挂有“法轮大法好 义务修车”牌子的工具车，走遍了北京怀柔区向世人讲真相，第二天恶警将他从家中绑架到看守所，至今未放。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第二英语教研室副主任周华等大法弟子被劫持。周华、高凤芹、吴亚芹被劫持在万家劳教所。赵亚

“决裂书”上签字。当时，我不管它们是花言巧语，口蜜腹剑，还是破口大骂、穷凶极恶。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冷静的头脑，用理智对待一切，不受邪恶干扰，真正做到“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并用强大的正念清除背后操纵邪恶之徒的一切邪恶因素。结果，它们不但没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一个个被我驳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甚至害怕那些邪悟和“帮教”反被我转化。

一招不行，又换一招。它们又把我单独关进一个贴有恶毒攻击大法和师父标语的房间。又是连续几天几夜强迫我反复观看那些诽谤大法的录像，并把喇叭的音量打到最大。当时仿佛整个房间都在颤抖，到处充满了邪恶。如果没有一定心理承受能力的人，很快就会被这种邪恶恐怖的环境所吓倒。其间，它们仍旧对我进行野蛮地灌食，灌不进去就拳打脚踢，我浑身上下几乎每个地方都被它们打过。那些叛徒和“帮教”看到我痛苦挣扎的样子，不但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反而幸灾乐祸，助纣为虐。象当年犹太士兵对待耶稣那样，对我百般地进行嘲笑、讽刺、挖苦、谩骂和凌辱。尽管如此，邪恶也没能让我屈服。

邪恶之徒见使用上述方法对我依然无效，便气极败坏，恼羞成怒。在我长达三个星期基本没有进食和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丧心病狂地将我双手反绑，再用一根绳子吊起来，双膝跪地。据说这种酷刑对一般人只需三、四个

小时就难以承受，而邪恶之徒却灭绝人性地将我反吊了近四十个小时。其间我几乎休克，暴徒仍不罢休，继续将绳子往上升，还惨无人道地用抹布塞嘴，用蚊香，烟头熏鼻子，用冷水浇头，用牙签对着身体伤口和敏感部位狠命地刺扎……

在我肉身疼痛难忍，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也曾一度准备向邪恶妥协，但想到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说的“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相反，任何一个执著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想到自己为了今天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曾历尽千辛万苦，甚至可能掉过头，怎么能在最后关键时刻背叛大法，背叛师父呢？！自己承受的这点痛苦与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天大的罪业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师父不传大法，不为我们承担一切，我们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过：“不管你旧的势力也好，旧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它。

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

明慧周刊 2003年1月24日-1月30日

从洗脑班的经历再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2003年1月28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师父《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中说：“在世上我们学员所遭受的各种魔难考验，也恰恰是这个旧势力所安排的。”

《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又说：“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得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那么做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在正法之势来到之前，彻底破除一切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紧跟师父正法进程。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在洗脑班遭迫害的亲身经历，再谈谈否定旧势力安排的问题。

中共十六大前夕，邪恶表现极其猖狂，一些本来停办洗脑班的地区也再次开班，到处疯狂在抓捕大法弟子，我也被邪恶再次绑架到洗脑班。这次洗脑班与以往不同的是：其欺骗与邪恶程度都大大超过了过去。邪恶开始以极其伪善的面目出现，在达不到目的时，便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告终。它们为了达到所谓的百分之百的转化率，甚至不惜采取一切最恶毒、最卑鄙、最下流、最残忍的手段，强迫大法弟子在转化书、悔过书和决裂书上签字。虽然每期洗脑班说是一个月，但按

照它们的说法，凡是进了洗脑班的学员，不“转化”就休想出班。除非是精神病或死亡，且每人每月需交达几千元的生活费。

我刚一进班，那些“帮教”人员便装出一副无微不至关怀的样子，称兄道弟，端茶送饭，嘘寒问暖，同吃同住。我心里明白，邪恶把我抓进洗脑班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让我“转化”。它们绝不会无缘无故的“象变了个人一样”地对待大法弟子，它们这一切表演只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妄图通过这种所谓“以情感人”的方式来迷惑大法弟子，放松大法弟子的正念。因此，我绝不能消极承受，为了主动抵制邪恶对我的无理关押，我便开始绝食抗议，同时指出非法拘禁大法弟子是犯罪行为，必须立即无条件放我回家。但邪恶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我的所谓“转化”，它们为我专门成立了一个“帮教”小组，并煞费苦心设计了一套“转化”方案，每天一边对我强行灌食，一边指使十几名叛徒和“帮教”轮流对我进行恐吓、威逼、利诱、谩骂，甚至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罚站、曝晒、殴打等。在洗脑班里，有些同修也知道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放下生死，坚定正念。但由于承受不了邪恶长时间从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最后不得不违心地被迫在

伦、苑占绪现关在七处第二看守所。郭华与女儿孙博被关押在内蒙。武秋艳现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罗力、刘占海被关押在长林子劳教所。

◇**河北省**会法西斯洗脑中心疯狂敛财，每个学员被勒索1000元“押金”，洗脑费用总计是每月3000元。大法弟子张云被邪恶之徒昼夜不停地进行“车轮战术”，因拒绝洗脑，叛徒们给她灌白酒、逼着踩师父照片。大法弟子邱丽英、岳扬、冯怡也被关进洗脑中心遭受残害。

◇**黑龙江省**大庆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的迫害：奴役劳动，不许睡觉，毒打，体罚，寒冬在外面冻，上绳，超期关押，大法弟子绝食抗议，生命危险，仍被施以酷刑或灌食。弟子王斌被活活打死，胡人权被冻晕过去，杜国聪的肋骨被打坏，栾志义一天被上九次绳，庄刚祥的牙打落一颗，脑后被击，昏迷。

◇**辽宁鞍山**教养院使用了残忍的手段，对大法弟子进行强制洗脑：不让睡觉，站着“反省”，对大法弟子侮辱、嘲笑、骂人等，如果眼睛稍微闭上就给带上安全帽，拿铁锤打安全帽，或把音箱放到耳朵旁边开到最大声，在耳旁打鼓、打镲震耳朵。李伟被打得大便失控；田保东本来就虚弱，仍被迫害三天三夜。

◇**武汉市**武昌杨园铁四院不法官员伙同该院公安处恶警将职工关叶青、刘明荣、方醒华绑架到武汉市汤逊湖法制教育中心强制洗脑，酷刑折磨。该院叛徒郭

海鸥和张文玉等被洗脑后卖身投靠邪恶势力，甚至主动要求到610上班。

◇**广州市**法制学校是劫持残害大法弟子的法西斯集中营，该集中营采用种种犯罪招术，用强迫、欺骗、肉体 and 精神的极度折磨逼迫大法弟子转化。对于坚强的大法学员，邪恶之徒还强迫他们撕、踩师父的法像，以此来侮辱大法师父。

◇大法弟子王玉芝在大陆的家人遭受株连迫害，不修炼的小弟弟王承源被非法关押，哥哥王承开被乌鲁木齐机场扣留24小时，并禁止出国。亲人流离失所，家中电话被监控。不法官员并扬言要将王玉芝家族的经济血脉掐断，对王氏家族实施“经济制裁”，同时严密监控其不修炼的亲属。

◇**四川西昌市**大法弟子廖安才、陆远翠夫妇惨遭迫害，廖安才被多次非法拘留，两次被非法判劳教，现关押在绵阳新华劳教所，受尽折磨，被迫害至今。陆远翠2000年5月到京证实法，被拘留1个月。2001年2月被绑架到洗脑班为期4月之久，被恶警用绳子捆在烈日下曝晒数小时，其间昏迷过去许久，2002年10月29日再次被绑架到学习班40天。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受到迫害。

◇**抚顺市**劳动教养院使尽了各种手段迫害大法弟子，诸如夜间不让睡觉，针刺手指尖、脚趾尖，几根电棍同时电击，用手铐将人不分昼夜地挂在墙上，各种体罚如老虎凳、挠痒痒、挠脚心

等，逼迫学员骂师父、骂大法。姚彦会被老虎凳折磨得下肢瘫痪，姚盛东被折磨成精神病。有一个三口之家，夫妻炼法轮功，孩子不炼功，因阻止坏人抓她父母，也被抓进来了。

◇河北省会法西斯洗脑中心强行让单位出钱（底价是12000元）做“培训费”，并出两人做“陪教”，监督大法弟子，连续几天24小时不让睡觉，由叛徒灌输可笑的谎言。大法弟子张云被叛徒多次车轮战强行洗脑，叛徒把她按在地上往嘴里灌了半斤多白酒，还按着她的脚踩师尊的像。张云被迫害得12月25日一天都没醒。现在迫害还在继续。

大法条幅在公安局拘留所、市看守所门前飘扬

东北某市大法弟子近日在几个公园、农贸市场，挂出了大法条幅，尤其是从公安局拘留所、市看守所门前的道路两旁，一直挂出了500米远的距离，随处可见红彤彤的大法条幅在空中、树上、电线杆上飘扬。

大法弟子李慧琪被石家庄劳教所残害成植物人

李慧琪，女，1967年生。2001年12月在石家庄油漆厂附近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被石家庄维明街派出所（原名“兴华街派出所”，谋杀大法弟子左志刚的犯罪单位）绑架，非法关进石家庄第一看守所，2002年2月送至石家庄劳教所第四大队二中队非法劳教一年。李慧琪一进去就绝食

抵制迫害，期间多次出现身体不适，家属也曾数次强烈要求见人，均被劳教所无理拒绝。

2002年4月8日，李慧琪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劳教所被迫将李慧琪送至河北省人民医院抢救，（明慧网2002年4月11日曾予以报导）并不得不通知家属。院方对李实施开腹手术，然而未发现任何异常。手术导致本已极度虚弱的李慧琪高烧昏迷、呼吸困难。

2002年5月30日劳教所将李慧琪转至河北省第三医院，转院时医护人员不慎将气管插管堵入气道，导致李慧琪昏死过去，抢救后呈植物人状态，直至2002年12月12日李慧琪劳教期满，才被接回家。河北省610恐怖组织头子王永治曾许诺：“李慧琪好了以后，将来的生活问题都有安排。”可现在家门口一直有警察盯梢、蹲坑，李慧琪的生活他们根本就没有过问。现犯罪恶人依旧可以在石家庄自由出没，四处作恶。

李慧琪家境贫困，如此一来给小小的家庭带来无尽的悲痛和巨大的负担。善恶有报，恶人必须得到惩罚，强烈呼吁所有正义之士给予关注，严惩凶手！

原广州保利集团公司财务总监梁婷婷已绝食抗议近100天

广州大法弟子梁婷婷，原广州保利集团公司财务总监。于2001年底被绑架到洗脑班，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西洲北路的“广州法制教育学校”（实为法西斯洗脑班），现在已绝食近100

是因为这个人的鼻子有对食物有过多的味觉的执著，舌头对食物味道的贪婪，大脑自我能力不够强等等。所以胃疼时，如果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是忙着打败胃里的细菌、让胃自己调节强健起来（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身体其它的器官都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缺陷去掉，那么哪怕这个胃痛被暂时地治好了，情况照旧不会有很大好转，因为这种状况隔段时间会再出现或转化成其它的形式。

所以，当一位同修受到干扰或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应该支持和帮助同修，集体发正念清除邪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觉得在这同时，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每个同修自己也应该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执著也可能正是这位同修被所谓“考验”、经受这些魔难的直接、间接的原因。如果我们都不去掉自己的执著，可能就给了邪恶借口以继续对这位同修的迫害，或者邪恶会选择下一个同修作为攻击目标。

当然，从根本上来讲，我们是不承认所有这些“考验”的。那么否定这些“考验”、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向内找。当一个问题长期存在时，我们就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著应该去掉，如果我们每个同修都能这样做，那么不只是会让整体呈现“健康”的状态，很多时候，我

们一旦这样做了，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位同修遇到了严重的魔难并住进了医院，开始大家都只是帮着发正念，并去看望她，提醒她一定要坚持学法和保持正念。但是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好转。后来大家认识到，遇到问题，不只是当事学员，其他每个听说、看见这件事的人都应该修自己。于是周围每一个同修就开始自己向内找，并尽力去掉自己的执著，纯净自己的正念，这样那位同修才开始听得进去大家的鼓励与提醒，要求自己在难中也要象个修炼人，她情况也随之发生好转。

现在当我再次读到师父在《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才意识到，他的事真的就是我的事。以前，我只是想，“我要把他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尽最大努力帮助他。”现在我才知我对发生在同修身上的魔难实际上是有责任的。以前，当我在修炼中放松自己时，我以为只有自己被干扰和影响了；现在我知道，如果我在学法、发正念、心性提高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就可能是造成下一个同修被所谓“考验”的直接原因。我没有任何借口再放松自己了，我必须严肃而精进地修炼与正法。

道这场迫害当中，有许多学员认识不清，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一种迫害。实际上这场迫害完全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前所未有的邪恶考验，而被其利用的邪恶生命不叫其知道真相，它们真的在破坏。”（《北美巡回讲法》）“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著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我悟到，我们是最正的生命，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当前的这个魔难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是在干扰正法，干扰我们救度众生，这是绝不能承认的，一定要破除它，一定能破除它。

我立即坚持整点发正念铲除邪恶，同时正念加持同修坚决否认旧势力的邪恶考验，坚决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正念闯关。晚上回到家里一直整点长时间发正念，突然我看到同修坐在一个四周用钢筋围成的笼子里，我坚定的用正念破除邪恶强加给同修的迫害，一会儿铁笼子不见了，同修以打坐的姿式清清楚楚地坐在我对面不足两米远的地方，身体周围逐渐越来越亮，最后被一个透明的光环紧紧罩住，同修安详的坐在其中，在那一刻我感到心里从未有过的踏实，我悟到邪恶铲除了，同修闯过来了，那一晚我仍然坚持每个整点都发正

念。第二天得到消息，被迫害的同修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

对“一个整体”的几点体悟（译文）

2003年1月30日 文/凯文（美国）

1、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常人如果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或器官出现了一些异常状态，或称“病”，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他的这一个器官病了，而是说“他”病了，或说他的身体（整体上）出现了问题。因为人们知道，病症的出现只是整个身体虚弱状况、身体整体免疫功能失调的一种反映，只不过体现在了某一个部位的失常。

所以说，当某一位学员出现一些受到邪恶严重干扰的状态时，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我们不应该总想，只是这一个部分（指某一位学员）比较脆弱、受到了干扰。我们也应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整体上比较“虚弱”，邪恶趁机集中力量攻击我们这个整体的某一个部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整体上的这个弱点就应该迅速清除；不然的话，邪恶会继续逞凶，我们这个整体的其他的部分会被它们列为下一个目标。

2、在中医和西医中都讲，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导致病变的直接原因经常是身体的其它部位。比方说，一个人暴饮暴食会造成胃痛，那么胃痛的原因就不只是这个人的胃比较弱（局部本身的问题）、细菌的猖獗（外来干扰），还可能

天，情况危急，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希望所有知道梁婷婷消息的学员共同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对梁的迫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光明小学书记迫害八岁学童潘永昕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光明小学学生潘永昕，今年八岁，父亲潘兴坤、母亲姜桂红（大法弟子，现都被非法劳教）。该校不法官员得知潘永昕也炼法轮功，她们迫不及待地到了潘永昕家对其迫害、恐吓。书记甘梅已到疯狂的地步，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对在校上课的潘永昕进行恐吓，孩子吓得上不好课。

团河劳教所大法弟子集体谴责邪恶

2002年12月22日夜，北京团河劳教所里，因恶警三天三夜不让一大法弟子睡觉，该同修冲出来，号召全体大法弟子站出来揭露邪恶。顿时，许多大法弟子冲过警戒，高喊“不许打人，不许迫害”等口号。一会，警察抓走了许多人，没抓走的有的被延期，有的受酷刑。

哈尔滨不法官员剥夺大法弟子的孩子的受教育权利

哈尔滨当局自2002年高考时就禁止法轮功学员的孩子考大学。2003年将继续执行这一犯罪政策。许多修炼人的孩子并不修炼，但是却因为直系亲属修炼而被剥夺了报考资格。且哈尔滨某县从2001年就取消了大法弟子亲属（包括非直系）参军的资格。

只要家族中有人修炼，一律不许参军，不知邪恶之徒通过何种方式查出家族中有人修炼大法的。

中央电视台又一谎言被揭穿：跳井自杀的刘品清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

1999年7月22日下午，中央电视台播放关于江氏政治流氓集团迫害大法的决定，在电视里播放的有一个人叫刘品清，他是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农机台的站长，那里面讲的关于刘品清“练”了功以后跳井自杀等等。其实，当地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底，他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

据当地的知情人士透露，刘品清做买卖赔了十多万元，而且跟妻子的关系相当不和，长期跟自己的妻子分居。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在这个时候，有人曾经介绍过法轮功，他就看了看书，但根本没有修炼。据当地的了解他的人说，他根本不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他是在家庭遭受极其不幸的情况下，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这才是他自杀的真正原因。

对河南地区大法弟子的紧急通知

近期以来，一个名叫郭宝勇的来自辽宁的人自称是大法弟子，在郑州地区频繁活动，到处寻找资料点和大法弟子，并且频繁组织交流会，严重干扰了郑州的大法工作。

据说此人还与河南其它地区有联系。请河南地区弟子立刻断绝和郭宝勇的一切联系，并发正念清除操纵其行为的背后邪恶。

请大陆同修在使用办公室和家庭电话时多加注意

不久前，南方某市一位同修的办公室电话被邪恶窃听，在她被抓进洗脑班后，“610”将窃听的电话内容打成文字让该学员自己看。该学员被抓后，有两名流离失所的同修在知道她被抓的情况下仍往她家里打电话，结果被跟踪后抓捕，现已送劳教所。致使当地的正法工作受到损失。

关于电话的使用，同修们已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介绍，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我们都十分痛心。对于已经走过了三年多残酷迫害的大法弟子们，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怕与不怕的问题，请同修从对自己负责、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负责的角度清醒、理智地对待通讯联络这一问题，并保持强大的正念。

石家庄洗脑班的犹太

石家庄洗脑班的犹太孙金英，原大法石家庄辅导站站长，现已彻底邪悟，因得法较早且在石家庄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煽动破坏力较大。犹太马会斌邪悟后，主动做邪恶的帮凶迫害大法弟子，并把自己的妻子诱骗至洗脑班迫害。望与他们有过接触的同修引起注意。

本周 611 人明强化洗脑作废

本周 611 人，突破大陆网络封锁，在明慧网上严正声明在强化洗脑及残酷迫害下所做出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失，坚修大法到底。

严正声明摘录：

因为学法不深，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执著心带动和高压迫害下所说所写的违心言论声明全部作废。从教养院回来后，完全落入一个常人，有的时候做事也扪心自问“你是个修炼人吗？”由于长期不接触学员，内心感到非常苦闷消沉，陷入悔恨和绝望中，就在我无助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修打电话给我，当时心里一震，随后她到我家给我送书和经文，我很感激，把我从泥潭中拉了回来。是师尊不愿落下一个弟子，我真正地感受到师尊的洪大慈悲。我要从头开始学法炼功，做法中一粒子。加倍弥补，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这场邪恶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都不承认。旧势力不配考验我们。我认识到，时时修心性，查找自己，如何走好今后的路，从思想中一思一念，到表面一举一动，都要站在法上，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被人心所动，一定得学法，才能做好应该做的一切，只有法能破除一切执著，这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德，有同修的帮助，使我又回到大法中来。

姓名略 003年月1月21日

海外综合

寒冬里，芝加哥中领馆前的另一番景象

1月28日 文/芝加哥学员

被称为‘风城’的芝加哥今

间的身体，他只是一个我们所要利用的工具。利用它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工具（人身），返本归真，修我们的真体（佛体）。那就必须要利用它来吃苦，消业，去执著心。师父说：“常人后天生成的身体只是一个载体，”（《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如果你不充分利用它，别的东西（人的观念）就会利用它，从而达到这些观念的目的，它们的目的就是求安逸、享受、舒舒服服。可你的目的却没有达到。你不是太“傻”了吗？所以一个人的主意识一定要清醒，明确自己的目的。但这也必须通过不断学法才能清醒。

举个例子：你坐在你的汽车里，你能说这汽车也是你吗？你只是利用它达到你的目的，如果你不清醒，不去驾驶它，那么你汽车里的其它人就会操纵你的车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目的。那你的车不是白买了吗？也就是说你的主意识不坚定，不清醒，让别的东西（人的观念）主宰你的身体，你不是白来人世一趟吗？所以我悟到，所有让你在人中贪图安逸的观念都不是你。因为这些观念是在人中产生的，它们就要利用这个人身来满足它们的欲望。如果你要升华上去了，就必须消灭它们，所以它们就死死地抓住你不放，迷惑你，也就是使你主意识麻木。因此我悟到，其实生命往下掉的过程就是索取与贪图享受的过程，也是走向消亡的过程，而生命往回升的过程就

是舍尽与付出的过程，也就是走向生命永恒的过程。

三言两语：也谈正念对待大法同修的被迫害

2003年1月30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看了1月12日明慧同修文章（《三言两语：谈正念对待大法同修的被迫害》），颇有同感，下面将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2002年国庆节刚过，接到同修的通知，告之与我联系的一个同修被市公安局抓走了，原因是发现她“十一”期间“有活动”，让我注意安全。听到这个消息对我震动很大，一是国庆节期间我刚刚与她交接过资料，二是此同修前一段时间被市安全局抓捕，由于一些执著没有放下，违心地写了“五书”后放出来的，出来后状态还不十分稳定。假日期间临时安排了与她交接。至此心中不免有些紧张。

回到单位，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坐下来静心学法，同时向内查找自己，师父说：“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得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他们只不过是想要按照他们所要的去做，那是不行的，达不到要求。淘汰的生命怎么能左右未来呢？”（《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大家知

多准备几本，以备新学员得法用，这都属正常的。而现在大陆的大法书是学员挤出学法、炼功和救度众生的时间为没书的学员做的，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制作2本1/4折《转法轮》需要一个同修一天的时间，（不上班的同修除睡觉之外，只吃一顿简单的饭，学法和炼功的时间缩到最少，救度众生的事先暂时放下，虽然作书时可以听法，但作书也须专心，有时听法听不好，和做家务听法是两回事）。没有做过书的同修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

在此建议大陆同修，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请把我们手头留存的大法书拿出来，特别是《转法轮》，传递到能接触更多同修的学员手中，最终传递到缺书的学员手中。这件事从正法全局来看，比大家出钱制作大法书更有意义。师父不是讲过释迦牟尼因他的弟子比起要饭碗一事给他的弟子专门讲了一次法吗？如果很多同修都对学员制作的大法书产生执著，那旧势力看到了，这心得去呀！我们不是给旧势力提供了一个破坏大法的机会吗？

我之所以写此事提醒同修，因为我们地区已经出现了与制作大法书有关的同修受到旧势力不同程度的干扰与破坏的情况，希望有此类似执著的同修引以为戒。另外，大法弟子中很多同修在制作师父讲法录音带、讲法光盘和书签等方面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在此提醒同修把握好分寸，把我们有限的时间用到最应该用的地方，不要被一些看似合理

的、甚至对大法有帮助的事分散了我们当前救度众生、清除邪恶物质的精力。因为旧势力可能对我们的一丝一念进行干扰，我们一不注意就可能被旧势力利用，从而干扰正法，而自己还以为在法上。

2. 在大陆某一范围的同修中有一现象。几位同修在大法弟子当中很有名望，他们一出现被邪魔破坏被抓捕，很多学员心里都想不通。“他不应该出事啊！”为此许多学员内心被触动得很厉害。这里不排除旧势力安排的可能，但是不是还有其他学员的因素呢？嘴上不说，可心里却用人心认为谁谁精进，谁谁修得好，以人为榜样。虽然嘴上不说，可很多学员都这么想，是不是就给邪恶利用此学员有漏，从而检验其他大法弟子创造机会呢？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的讲话》

以上是个人现阶段对一些事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谈谈“安逸心”

2003年1月24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安逸心在我们修炼人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会表现出来的，而且又最不易觉察，最容易被其带动而放松自己的修炼，所以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主意识，才能看清它并去掉它。

我在法中悟到：我们这个空

冬天气寒冷如故。街上的行人很少，不得不出来办事的人也都是匆匆做完事就赶紧返回有暖气的房子或汽车里。

然而，在芝加哥中领馆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中领馆正门对面，每天从早晨到下午，不管是怎样的天寒地冻，都有一些老人来到这里，他们在寒风中打坐炼功，墙上挂着他们的呼吁：“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他们在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

自从2002年9月份以来，芝加哥地区十几名老人就开始每天来中领馆前请愿。老人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0多岁。无论什么天气，中领馆前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当问到为什么要天天来中领馆前请愿时，他们说，修炼法轮功使他们身体健康，道德向上，可是江XX却无端地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百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多的人被劳教、判刑、遭受各种酷刑折磨，这其中就有他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要为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鸣冤、请愿，迫害不停止，请愿就不断，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天！晴天，阴天，雪天，风天，冰天……这群慈善的老人们始终如一地在那里打坐炼功，宁静祥和。

尽管中领馆的门总是对他们关闭着，尽管也有些人讥笑他们‘傻’，但透过那朴素的外表和平凡的行为，他们所展示出的真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打动

了许许多多善良的心。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在每天悄然发生着……

一月中旬的某个上午，一辆白色轿车里下来两位华裔小姐，她们给在寒风中请愿的老人们送来了滚烫的热水和花旗参，并用中文告诉他们，她们老板让送来的。她们老板看到老人们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还在这坚持着，心里非常难过，让转告老人们天太冷先回去，等天暖和了再来。一位老人听后非常感动，流着泪告诉两位小姐：“江泽民在中国疯狂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各种酷刑，天天都有死人，再冷再冻，我们也要坚持。况且和国内法轮功学员所受的迫害相比，我们吃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小姐说她们老板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事情。老人们抬眼望去，轿车内一位三十多岁白人绅士正在双手合十向他们致意。第二天上午，这位老板亲自和一位男职员给老人们送来了人参热茶。第三天上午一大早，这位老板又派一位白人小姐从附近麦当劳买来热咖啡与甜饼等早点给老人们送过来。

有几天，老人们请愿的地段在维修施工。一天下大雪，老人们没准备，大家都站在雪地上发正念。这时一名现场施工的白人工人走过来向他们说些什么，当时正好有位年轻学员在场，但也没听太懂，就礼貌性地回答一声‘谢谢’，然后继续闭目发正念。发完正念睁眼一看，这位工人已经把他们面前的雪铲走，并拿来施工包装用的纸箱子给他们

当垫子。随后几天，天天如此，并示意他们每天走之前把纸箱折好放入施工地上的水泥筒子里，以便第二天再用。过了几天，他还专门开车送来新纸箱，并要请老人们去麦当劳吃午饭。

一天，一位30几岁的白人女士来到学员面前要资料看，然后就去买来不少矿泉水非要给学员。学员们婉言谢绝她还很难过。随后竟哭着和学员们说：“天太冷，回去吧。”感动得大家都流下了眼泪。

一位黑人先生给学员们照了很多相，并专门把相片给学员们送来，学员们给他钱，他坚决不要，并表示要炼法轮功。

不仅是西方人被感动，中国人也在逐渐地从受欺骗和蒙蔽中走出来。去中领馆办事的中国人都有机会看到学员们的和平请愿。一次一对国内来的年轻夫妇从中领馆里办完事出来后直接来到学员请愿的地方主动向学员说：“镇压法轮功的人太坏了。”

严寒渐逝，春天正在向人们走来。

澳洲日”大游行 当地华人盛赞法轮功学员为华裔团体争光

1月27日 文/墨尔本大法弟子

1月26日是澳大利亚的国庆节“澳洲日”，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与数万市民一起参加了各区举行的庆祝活动，将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了市民。在大丹顶农市，法轮功学员作为该市的第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群众团体参加市政府主办

的游行活动，令当地华人居民雀跃不已，纷纷表示法轮功学员强大的阵容给我们华人团体争光。

大丹顶农（Greater Dandenong）市居住着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居民，充分体现了澳洲多元文化的特点，市政府亦特别重视各民族间的和谐共处，已连续几年在澳洲日举行游行庆祝活动。今年他们再次邀请大法弟子参加当地居民的游行庆典。

在由20多个不同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中，大法弟子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为了这次游行，弟子们特意排练了扇子舞、红绸舞。在莲花车、扇子舞和红绸舞表演队后面，还有一队学员手里举着写有不同国家名称的标牌，向人们展示着大法在全世界的洪传。当大法弟子的队伍经过时，围观的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游行结束后，市政府在丹顶农公园举行了澳洲公民入籍宣誓、杰出市民颁奖、文艺表演等活动，大法弟子应邀上台作了功法介绍和功法表演。当地华人居民高兴地说，大丹顶农市华人虽多，但以前从来没有任何华人团体参加过市政府主办的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强大的阵容给我们华人争了光，而且法轮功队伍中华人、西人都有，更显澳洲多元文化特色。丹顶农市政府也为有华人社团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而感到非常高兴。

在市中心的多曼国王公园（Kings Domain）里，一年一度的由维省皇家汽车协会赞助举办的澳洲日节日盛会也吸引了众多

劣产品时声称自己的产品是通过秘密渠道得到的只向特权阶层提供的产品。该小册子还肆无忌惮地兜售假货，说什么炼功要有方向和时间，还要在意念中胡思乱想，还使用一些佛教的名词。

在走出迷茫后，我分析了自己为什么会由开始的否定逐渐变得怀疑，再后来不知究竟该不该相信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被执著心、有求之心带动，不坚信师父的大法：在自己刚接触此小册子时，心念单纯，判断的标准仅有师父的法，故持否定态度；在读该小册子后，自己的执著心被钩了出来，怀疑师父是否真有此秘法以这种方式流传，害怕自己是那种无缘圆满的人……；当在矛盾时，没有去加强学法，甚至学法时也在考虑好像那小册子里讲得也有道理。当想到那些和师父讲的法有抵触有矛盾的地方时，却不愿意往下想，敷衍了事，掩盖过去了，导致自己变得迷茫、混乱，不知所从。

经过这一次，我对“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洪吟●苦其心志》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果自己不坚定，不坚信师父和大法，心存侥幸，那样，在真正的过关中，在形形色色的考验中是很难走过去的。

同时，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想在此谈谈：在2000年内，本地区也流传过另一本小册子，标题是：《在***国际法会结束时的讲法》，时间是96年，估计有几万字。流传这个小册子也是严重的乱法行为。

希望我们再来重温师父的经文：定论 法定(略)

就书的问题提醒同修

2003年1月25日 文/大陆 融法

就最近我周围的同修中出现的几个现象，想借明慧网一角，提醒一下有关的和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引起注意，以防止整体有漏。

由于大陆的特殊环境，有时同修们遇到问题，不能及时沟通，致使一些较普遍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邪恶借助学员整体有漏，肆意地干扰和破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特别是利用大法弟子没放下的执著，或没意识到的执著挑拨弟子之间互相干扰，使正法与救度众生的大事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1. 关于大法书籍的一些问题，初期部分同修为解决农村学员及被抄过家的学员没书的问题，自发地制作了一些大法书，考虑学员携带方便，制作了1/4折A4和1/8折A4两种，（排版相同，字体大小不同）。结果一些有书的同修，起了执著心（自己可能没意识到），通过其他学员向制作书的学员要。因作书的学员没有条件与要书的学员直接联系，还以为是从劳教院出来的同修要，结果没完没了的制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现在的时间应珍惜利用，心思不应用在不必要的地方）。

个人修炼时期是出版社出书，学员为方便，多请几本，如放到家里一套，放单位一套，或

坚决抵制邪恶的乱法小册子

2003年1月28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

大家新年好，我是四川的一个大法弟子。今天读了明慧网1月2日的同修文章：《抵制沈阳市乱法败类的邪恶言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必须把我近期的一点情况谈一谈了。

2002年底，一个外地同修（一个已退休的老教授）来到了本市，经另一同修的介绍认识了我。在她那里，我看到了《抵制沈阳市乱法败类的邪恶言行》一文中所谈的所谓“全法”（小册子）。在简单浏览了一些内容后，我发现里面的论述和我所知道的师尊的讲法（公开出版物）是有矛盾的，于是我告诉她：“师父的大法的所有经书都可以在明慧网上看到，我没见过这个经文，按师父的有关讲法，这是假的。”

但是，该同修错误地列举了种种理由试图说明这个乱法小册子的“真实性”。例如：是一位自己认识的、同时又修得很好的同修那儿得到的，而那位同修也是从一个自己很信赖的同修处得到的……这些理由其实都是一厢情愿，都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借口，丝毫无法证明这个诈骗小册子的真实性。从我和该同修的交流中，我也认为该同修并没有背叛大法的言论。其实该同修这么相信这本乱法小册子就表明她已经走入邪悟，传播这种小册子更是严重的乱法行为，应该及时提醒和规劝她迷途知返、弥补

自己的错误。但当时我被有求之心和各种执著心所驱使，不仅没有抵制其乱法言行，反而同意将此小册子带回去看看。

这一看非同小可，我陷入了混乱。因为我开始就对此乱法小册子持否定态度，所以我没有象那位同修一样以接受的态度读它。在读的过程中，我由否定变化到了怀疑，再后来，我的思想出现了强烈的波动，一会儿觉得这个乱法小册子没在明慧上发表过就不能相信，一会儿又觉得里面讲得“也有点道理”……。该不该相信里面讲的东西，我的思想很混乱，甚至学法时严重走神，炼静功时杂念纷纷。这时，我想到了向明慧求助，我准备写一份请明慧同修印证此小册子中所列讲法的事情是否确实的稿子，但因为工作原因耽搁了而未完成。而这段时间，我也未能正常取到明慧的“每周新闻集”。

前几天，我终于得以看“明慧新闻集”了，在看到《抵制沈阳市乱法败类的邪恶言行》一文后，我终于走出了迷茫和混乱。也看到了自己迷茫和混乱的根本原因（执著心）。

同时，我也看到，这本乱法小册子也有一定的迷惑性，稍不注意，就会跟着它，相信它或陷入混乱。这本诈骗小册子的邪恶之处就在于它象所有的诈骗犯一样首先为自己的诈骗行为找借口，比如说什么这个小册子必须秘传，不能让一般弟子得到，从而妄图打消人们的怀疑。这就如同一个诈骗犯在卖没有商标的伪

的市民。由于大法弟子们去年的出色表现，今年该主办单位再次主动邀请我们参加，并特意给了我们很大一块场地以便我们进行功法表演。大法弟子们的资料桌、真相展板、书法表演和功法表演一直都吸引着过往群众的目光，许多人当场学功、了解和咨询大法真相，与大法结下善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澳洲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和火灾，气候特别反常，澳洲日的前一天气温高达40度，且光照非常强，在外行走象是身处火炉一样。如果今天的天气与昨天相似，那出来参加庆典的市民将大大减少。但学员们没有为此所动，而是齐发正念，坚信有洪法活动的日子气温一定正常。今天的温度果然比昨天骤然下降了10度以上，天空中一直罩着薄云，阵阵凉风习习吹来，使人很难相信昨天还曾是今年入夏以来最酷热难耐的一天。大法弟子的正念真的能改天换地。

日本入管局建议在日法轮功学员难民申请者申请定居签证

东京时间2003年1月24日上午，第一批5名在日法轮功学员难民申请者在东京入国管理局被告知其难民申请未获批准，入管局建议当事人申请“定居”签证。据悉，在难民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日方允许变更签证资格，此属首例。

第一批5名在日法轮功学员难民申请者，经过近1年零10个月的

时间，得到通知，于1月24日上午到东京入国管理局面谈。与有关官员面谈后被告知，作为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危险不能被证明和承认，因而难民申请不被批准，但建议变更资格，申请“定居”签证。

五名当事法轮功学员得知，在难民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允许变更签证资格，并建议申请“定居”资格，此属首例，表明日本政府对于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给以人道庇护，为此他们感谢日本政府作出的努力，但对于日本政府未能正面认清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表示遗憾。

在日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在返回自己的祖国时被拒绝入境，并强行遣返回日本。护照到期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更新护照时被拒绝。

香港法轮功学员呼吁营救被缅甸秘密判刑的陈荣源

部分香港法轮功学员1月23日向特区政府请愿，呼吁营救被非法关押在缅甸的香港永久居民、法轮功学员陈荣源。

现年71岁的陈荣源老先生早年是缅甸华侨，毕业于仰光大学。2001年，他回缅甸探亲，同时参与将大法著作翻译成缅甸文的工作。2001年底他得悉江泽民要访问缅甸后，为了证实大法，他决定进行和平抗议，12月12日在首都仰光通往机场的路上独自打开了一幅写有“真善忍”字样的小型横幅，还没等到江某经

过，就被缅甸警察抓走。2002年1月31日，在没有律师及家人陪同的情况下，被缅甸当局秘密重判七年，现时被关押在仰光永盛监狱。

陈先生被非法关押之事，实质上是泰国江氏独裁集团对缅甸当局施加压力促成的。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人员同缅甸警察数次要求陈先生写保证、答应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陈先生拒绝。

陈荣源被抓后，香港学员持续向缅甸驻港领事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等多方面交涉，要求放人。然而中共机构与缅甸人员不断向陈先生的家人施加压力及影响，也给营救造成一定的困难。经过近一年的营救努力后，学员决定将这起江集团向海外输出人权迫害的严重事件向社会公开，并在国际上曝光。

1月24日星期五，华府法轮功学员在缅甸使馆前，要求缅甸政府释放香港法轮功学员陈荣源，自由缅甸联盟成员前来声援。缅甸使馆拒绝开门接受法轮功学员准备递交的呼吁信件。

世界日报：法轮功若确有益健康 台湾卫生署长称愿推广

海外中文报纸“世界日报”2003年1月25日报导，台湾卫生署署长涂醒哲24日表示，卫生署有意与法轮功合作，统计练法轮功与使用健保的关系。如果统计显示练法功确实有助养生，减少健保的使用率，便值得推广。

涂醒哲24日在华盛顿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记者会

中，做以上表示。

有媒体询及，统计显示台湾的法轮功修炼者在练功之后，使用健保的比率显著下降。涂醒哲答称，他知悉法轮功曾做过修炼与使用健保的统计。他说，卫生署也计划与法轮功人士合作，请法轮功提供练功者名单及健保资料以便统计，而如统计结果显示法轮功确实有助养生，减少健保的使用率，便值得推广。

在希腊巧遇希腊总理和外交部长

来希腊办画展前就受同修的委托在希腊拍摄古希腊文明遗迹中的万字符。我们每天都能在新的地方发现万字符。它在希腊到处可见，国会大厦，市政厅，图书馆，银行，大学，神庙等墙上，地上，桌子，椅子上到处都留有它的古迹。

今天我们来希腊大学又发现不少万字符。突然在那儿看到了许多警察，一定是重要的人物在此吧。我们问警察。警察告诉说总理先生在里面。我们开始发正念。

“正念显神威”，我们轻松地进到大厅旁。刚把画册和真相资料准备好，总理先生就

迎面而来。总理先生非常友好和蔼地和我们握手。一学员用希腊语向总理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经历，并告诉他雅典市文化中心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办

画展的事。一瑞典学员用瑞典语向外交部长问好。外长用一希腊流利的瑞典语非常友好地与瑞

最伟大的表现吗？”

这个时期，弟子无私的钱财太宝贵了，是成千上万的罚款呢还是成千上万的真相材料呢？经济上的窘迫的问题确实困扰过我们许多弟子，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时期打下的基础，对钱财物质上看得很淡，但是正法修炼中要分清邪恶的迫害。

我最近一段时间多次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们整体经济上的迫害和变相迫害。

个人现阶段的体悟，如有不妥，谢谢同修指正。

时刻保持清醒 警惕特务对资料点的破坏

2003年1月25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大法资料、大法传单就是大法弟子当前最主要的向世人讲清真相形式之一。

对资料点的安全意识，就不是仅仅考虑自己的安全的问题，因为，这关系着正法全局，关系着被救度的众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确保资料点的安全运行，不给邪恶任何空子可钻，就尤为重要。

邪恶不择手段地破坏资料点。而特务的打入是最阴险，也是最具破坏力的。通常它们把自己伪装成“大法弟子”，大讲自己如何过关，如何坚定，如何会上网，如何懂电脑，如何懂印刷等等，以此骗取大法弟子的信任，为其搞破坏做准备。一般它们不会马上采取“行动”，“潜伏”的目的是妄图更大的破坏。

最近有同修将不认识的人领

进已经稳定的资料点的做法就有欠妥之处。我们不能求魔难，也不能无视邪恶干扰的存在。所以，即便不是对谁都不放心，对于陌生的人还是要认真对待的，因为我们要对整体负责任。遇到不同意见，正是大家共同提高的好机会，大家都静下心来听一听别人的意见，站在整体安全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自己，找找自己，而不是继续执意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者找理由给自己开脱，这样整体上就不会被情绪所带动，能够理智地、象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那样处理好问题，达到我们共同希望达到的结果。这方面师父在波士顿讲法、华盛顿DC讲法和费城讲法中都讲了很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此指导自己在法上的提高。

退一步讲，假设领进来的人不是“特务”，而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面对其他大法弟子出于整体安全的考虑，而对自己在这个敏感的问题有所非议时，是应该能够放得下自我、以大局为重的。大法弟子的心性和容量能够，也必须在做大法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与扩大。这是正法对我们的要求。

在此让我们互相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大局为重，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那样，冷静地找一找自己，以为整体负责的态度，善意地听一听别人的意见，时刻保持清醒，确保资料点的安全，在任何矛盾中比学必修、共同精进。

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坚定地抵制邪恶的经济迫害

2003年1月29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邪恶在人间叫嚣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赤裸裸的邪恶。

我想说的是邪恶针对大法弟子经济上的迫害。迫害中有一种很普遍的手段就是“罚款”、“押金”或者“勒索”。

我感觉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理性上严肃抵制、反对迫害。

从人这里讲，罚款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违法，承认罚款的合法就已经不严肃了。罚款最后去了哪里了呢，明慧上曝光的一些坏人恶警的案例上可以看到，有的把罚款来的钱用在了个人和群体的挥霍上，有的还被用到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上，至于收据都不开罚款的可想而知了，有的迫害者竟然把迫害弟子当作了生财之道。在大陆许多执法部门据说罚款的多少和执行罚款的人的奖金是挂钩的。还有大法弟子的亲人的托关系，送礼等等的情况。有的迫害者还把迫害大法弟子当作了不景气中的“肥缺”。当然“罚款”“勒索”“送礼”大都是亲人为了弟子减少吃苦而做的，对弟子个体的心是好的。但是从大法整体上看效果是不好的，助长了邪恶，纵容了邪恶。

我不是想说要求我们的亲人怎样，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亲人不是在用这种的形式来为我们承受。亲人的美好未来是建立在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念，不是以这种形式换来的。学员因为为他人考

虑，最后还是把亲人付出的罚款等记在自己的帐上，日后承担这笔债务。这罚款就是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迫害的一种形式，如果配合了邪恶，用正念看，这个问题是严肃的。大法弟子悟到不保证、不背监规、不穿号服、不配合体罚、不配合酷刑、不出操、不劳动（劳动教养的“劳动”）……等等，那么罚款呢？

好人绝不是好欺负的人，对于那些邪恶的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坏人，应该让它们知道从大法弟子身上来钱不是好拿的，让邪恶到自己这里就解体，不让它再延续去迫害别人，把迫害弟子的差使就从“肥差”变成“苦差”——谁都不愿意干的差。邪恶是怕曝光的，恶人强盗绑架票般的勒索，比贪污还要恶劣的，常人的法也是可以随意而用之的。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

《大法坚不可摧》：“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大法坚不可摧》）

《路》：“目前这场邪恶的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与弟子的，针对反迫害所做的一切，不正是大法弟子对大法与自己负责

典学员交谈起来，他很高兴能在希腊用瑞典语与人交谈。他以为瑞典学员斯万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斯万马上告诉他我们都是法轮功学员，专门从瑞典和澳大利亚来到这里办画展。外长听后高兴地说：我知道法轮功。斯万又把真相资料递给了外长。

这时门外来了许多媒体，来自澳大利亚的大法弟子戴志珍抱着年幼的孩子向记者们讲述了她丈夫因不放弃炼法轮功而被江政府迫害致死的悲惨遭遇，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迫害纪实

大法弟子丁立红的妻子：我要向世人申诉这天大的冤屈

2002年12月我丈夫丁立红在山西省被有关公安部门的犯罪警察迫害致死，这噩耗令我悲痛万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一个政治流氓发动的浩劫残害的支离破碎，制造出子孙三代的人间悲剧，一个生命被草菅，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啊，这仅仅是因为他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只有借此向世人申诉这天大的冤屈。

丁立红，男，36岁，石家庄市铁路机务段火车司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他身体虚弱，修炼后一下好了，变得健壮，并放下了所有不良嗜好。大法中修出的无私无我和纯善使他无论对家人、同事还是同修都

非常热忱友好，人际关系和谐。在家里我们同修大法、夫妻之间以礼相待，再加上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和公公、婆婆，五口之家和睦幸福，生活中充满了阳光。

99年7.20政治流氓在中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好人的镇压，使无数因坚持信仰“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受到残酷迫害。我们两个也因证实大法屡被罚款、抄家、关押。而丁立红更是饱受折磨，2001年夏天丁立红在大街上被非法抓捕，他以绝食抗议对他的非法抓捕和对他的迫害，在他绝食25天后又被送到看守所一星期左右，他继续绝食才放了他，此时的他已经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原本健壮的身体被迫害到这种地步。我和丈夫从此漂泊在外，流离失所，过着有家难回的日子，活泼可爱的儿子顿失父母的关爱，两位老人失去了儿子、儿媳的孝敬，一个原本好端端的家庭被逼到这地步。

2002年春节期间，四处漂泊的丁立红心系着养育过他的父母，值此春节之际想看看父母，以报平安。但出人意料的是，石家庄市公安局竟然欺骗我公公、婆婆，又唆使他的工作单位石家庄铁路机务段，借丁立红探望父母之机，共同将他绑架进了河北省会洗脑中心，使丁立红再一次遭到摧残和迫害。他在河北省会洗脑中心被毫无人性的残酷折磨两个半月。在那里对他实施长达25天的不许睡觉的精神残害，面对非人的迫害，他绝食以示抗议，可暴徒们利用所谓的“对生

命负责的人道灌食”对他实施更残酷的迫害，它们用很粗很硬的管子用力插进他的胃里，使他痛苦不堪，它们毫无人性地就是把这样的“人道灌食”当成了残害人的手段。（详见明慧网2002年5月10日发表的《河北省会洗脑中心的野蛮折磨无法动摇我的正信》）两个半月对他的折磨丝毫未能改变他对大法的正信。

2002年11月初他去山西一大法弟子住地，被埋伏在那里的恶警非法抓捕，之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公安部门对外及家属封锁一切消息，我们无法得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直到2002年12月份我的公公、婆婆突然被通知到山西认领他的尸体。我们无法想像他在山西又一次经受了怎样的酷刑折磨及残酷迫害，但我知道，他昨天还是活生生的一个健康的人，今天却变成了一盒骨灰；公婆失去了仅有的儿子，年仅10岁的儿子失去了亲爱的父亲，我失去了丈夫，我们感到天塌了一样，陷入万分悲痛之中，所有了解丁立红的人也都非常痛心。

在这个世界上信仰“真、善、忍”无罪，应当受到崇敬，然而在中国，在一个政治流氓的操纵下，信仰“真、善、忍”的人群却遭受着空前的残酷迫害，在这场镇压好人的劫难中，遭受痛苦的家庭和亲人成千上万，无数的好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等等非人的地方，正在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无数家庭和亲人遭到株连惨遭魔难。更让人触目惊

心的是，在这场对好人的虐杀中，仅仅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害致死的大法修炼者（已确认证实的）已有554名，而我的丈夫丁立红就是被迫害致死的第554例。

然而，丁立红仅仅是千千万万个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中的一员，他的死无疑是被这个政治流氓操作下虐杀的，想一想那553名无辜被虐杀的生命，想一想那些被抓后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详的大法弟子，切肤之痛令我痛彻心肺，难道这场浩劫还不应该结束吗？这么多好人被迫害，邪恶之徒至今仍在逍遥法外。我们强烈呼吁国际法庭和国际人权机构，能为丁立红及所有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予以立案，讨回公道，并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还大法弟子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

我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共同制止这场浩劫，让邪恶之徒受到应有的惩罚，使善良永存！

讲清真象救度世人

手抄复写做资料 挨家逐户全送到

2003年1月27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我52岁，99年4月得法。因我得法晚，家又搬迁与同修接触不上。因此，得不到大法资料。

2000年年底，我在家门口捡到了一份大法传单，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感觉内容不错，能揭露江氏犯罪集团蒙骗百姓的谎言，能使百姓了解大法、明白真相。我又捧起师父的《理性》经文反

来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呢？我建议所有正在被强迫转化的学员（没有被抓去转化的除外）向做转化工作的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那么，在面对所谓的“转化”谎言时，为什么先想到、做到的是自己所认为的办法，而不是师父讲的法呢？为什么师父都建议弟子去讲清真相，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却非要按照自己所想的办法去做呢？这难道能称得上是以法为师吗？这是对师父完完全全、不带任何条件的相信吗？而且，在过程中，即便发现我们对法理理解不透彻，即便我们讲真相不够圆融，即便我们个人的确有执著没有去掉，那也不能说明应该放弃修炼，恰恰说明我们应该继续修炼，更好地学法！这和邪恶洗脑想强加给我们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因为我们走的才是正道！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自己那时一个多月的“沉默”时间比起被长期、甚至无限期关押来说，所经历的时间固然很短；而对于当前抓紧分分秒秒去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宝贵时间来说，就太长了，太可惜了。如果我就那样的不理不睬，坚持过去那几十天的时间，虽然成功的抵制了邪恶，同样没有被所谓的“转化”，可是在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方面却一定程度地浪费了宝贵时间。《导航》—“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中师父告

诉我们：“它们认为它们安排得很巧妙，恰恰在我掌握之中。”其实人是非常弱的，对于做所谓“转化”工作的人来说，既有可能被恶毒的、完全抵制正法的邪恶生命所控制，当然也同样会被正的生命所点化、挽救，一切其实都在师父掌握之中，只要我們做到了，在正的场中，其中还有希望的生命在将来的哪一天就能够被归正到正法中来。上面所举的那位出来后又发表“严正声明”的同修就是一例。

其实有很多大陆弟子做得非常主动，哪里有了对大法的迫害，就直接去找当事人和主管领导，那些恶警、官员甚至都害怕与这些弟子接触，太正了，邪恶根本不敢接触，唯恐逃得不快。

“……，可是现在法轮功学员敢找到迫害的直接责任人，敢直接找各级人物，你迫害我，我找到你告诉你真相，甚至大法弟子在很大的地区，在很多的地区，把这个法正得确实是很可观。”（《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

我想，所有的学员体会文章都只是每个学员个人当时所认识的一点，具体的做法只能严格以法为师，才能真正走正。我想，对待所谓的“转化”，应该严格以法为师；在被抓去强迫转化时，师父都建议我们去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为什么不去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呢？

个人见解，请慈悲指正。

真心希望自己所谈出的个人体会对我们同修（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真正修出金刚不动的坚定心能够有所帮助。

从一定程度的放纵邪恶到主动清除邪恶

2003年1月28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针对所谓的“转化”，针对在正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每个学员都有自己的认识。对于所谓的“转化”，我认为当然要坚决抵制，但是正法修炼的内涵太大了，如果我们针对任何一件事情的表面就事论事的话，容易陷在事情当中，所采取的各种抵制办法与措施容易陷入人的表面理论当中，有时甚至无意中背离了师父讲的法。

2003年1月24日学员体会中有这样一句话：“同时我也交流了对抵制转化迫害的具体策略：就是完全不配合、不与它们进行任何交谈。”类似这样的说法在以前的学员体会中也出现过多次，这种说法我觉得不妥。

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也曾陷入转化者们的包围中，也采用过当时所认为的“不配合”，对于那些“帮教”不理不睬；并绝食抗议。邪恶有时气急败坏地进行辱骂、攻击，我坚持不予理睬，并时刻正念清除邪恶，同时加持正念。一个多月过去了，眼见这种被迫转化的环境越来越难以为继，我看到了自己坚持胜利的希望。

但是，魔难中我始终在问自己：面对这样邪恶的疯狂，这样

的不理不睬、不发一言是否真的做的那么对？为什么好多次我见到那些人明显的歪理都要正念指出的时候，却非要自己保持一种沉默的抗议的态度，而不能用自己的正见去纠正和消除呢？当时我没有更深入的去想，但我就是觉得不应该再在人的这一面沉默对待了。于是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几乎不发一言之后，我不再固守这种做法，而是把自己的正见堂堂正正的说出来，渐渐我发现，那种邪恶所制造出来的场由于我主动去清除邪恶而被消除了；那些做“帮教”的人，开始对我产生了尊敬和理解。最终，我也没有被所谓的“转化”。

从被关押中闯出来之后，我有时间开始深入的去想这个问题；再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当初有一个做我“转化”工作的人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又重新回到正法中来了。这件事更加证实了我后来的做法。我认识到，从抵制邪恶、不配合邪恶要求的角度来看，坚持正念抵制的同时也要做到正言、正行；而在自己法理清晰的情况下绝对地沉默、一言不发，恰恰因为对方式的执著而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邪恶，使得邪恶有机会利用人的语言大肆行恶。

《建议》中师父明确告诉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从而维护大法。个人的提高与圆满就在这过程中。那些所谓的做转化工作的也是被蒙蔽了的人，为什么不反过

复阅读。“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我的心弦被震动了。我是大法弟子也应该投入到正法当中去。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得不到资料，用手写传单不也一样吗？我把拾到的这份传单的主要内容整理出来，用复写纸复写。一次能写4~5份，写出几十份后，我装上信封，就在附近的居民小区挨家逐户地投送。我有时间就写，久而久之，我做遍了附近的区域。我觉得还不够，还应该救度偏远地区的农民，我就去农村传播真相。

2001年的夏天，我带着20份手写传单去了十几里远的农村。到那儿我刚刚发出去两份，就被当地的恶徒抓住。当天我被送到县公安局政保科，恶人提审我。无论问什么，我都不回答。恶人见我坚决抵制，就给我铐上手铐，凶狠地拧着我的胳膊，用电棍猛烈地电我。痛的我紧咬牙关，真有些挺不住了。这时我喊：“师父帮帮我吧。”立时一点儿不痛了，我马上明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鼻子一酸，泪水涌流。我难过，觉得对不住师父，我不是师父的好弟子，让师父替我蒙难受苦，我哭了良久。邪恶之徒们折磨完我，逼我写“保证书”，我坚决不写。邪恶之徒无奈地对我说：“你就答应我们不再写传单就行了。”这时我的常人心上来了，心想：“是不能写了，他们已经知道我的笔迹了。”便顺口答应不写了，两周后我被释放。

回到家里我很痛心，极力地谴责自己：“你怎么能说不写传单呢？你怎么能不揭露邪恶救度众生呢？你怎么能不助师正法呢？你是师父的弟子吗？”想到这，我就发了严正声明，在心里发誓：我要以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做师父的好弟子。我又开始写传单及标语。我刚被放回来时，发现晚上我家附近有恶人蹲坑，我只好白天出去做真相。有一次，我带着50份手写传单，去偏僻的农村讲真相，路上我碰上了巡警，我没害怕，用正念顺利通过。走了5个村子，发完了传单，这次我又感受到了法的威力，心里觉得很踏实。

2002年春节，我想让众生大年初一开门就能看见大法真相。我把写好的49份标语，于三十晚上全部张贴出去。“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好”“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拥护大法有福”“迫害大法有罪”的标语遍布我所在的居民小区。

后来，我终于联系上了同修，得到了印刷的传单、不干胶及精美的大法条幅。当我挂出去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第一个条幅的时候，心情万分舒畅，泪如泉涌，心中感慨万千。

最后以师父的一首《助法》与同修共勉

发心度众生，
助师世间行，
协吾转法轮，
法成天地行。

“参与政治”与“讲政治”暴露了江XX政治流氓的邪恶嘴脸

2003年1月29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在大陆，要是说你“参与政治”，那可不是请你参政，而是中共统治者惯用的打击人民和异见人士的一项政治帽子，谁要是被扣上了“参与政治”的帽子，那意思就是说，你想夺它的权，想要造反。因此，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大陆老百姓提起“参与政治”就害怕。自然，在打击法轮功的运动中，江XX政治流氓集团也玩弄着这根棍子，给根本不参与政治，至今都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甚至连对政治的兴趣都没有的法轮功和大法弟子也扣上了“参与政治”的帽子，一些好心的领导和同事也常劝本单位的大法弟子不要“参与政治”，因为谁都知道一旦被扣上了“参与政治”的帽子，运动的始作俑者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大打出手了。其实，在几千年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熏陶下的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容易统治的民族，很多人都是淡泊名利、远离肮脏政治的，也不是人人都把权力看得那么重要的。老百姓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江XX政治流氓集团老是害怕有人夺它的权呢？而要用“参与政治”的帽子来打击人民呢？在香港回归才短短5年就迫不及待的要对“23条”立法来防止所谓的颠覆呢？

然而，就在江XX政治流氓集团一方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打击法轮功，给法轮功扣上“参与政治”的帽子的同时，它却在全中

国极力推销它那个让人跌破眼镜的“三讲”，强迫人民“讲政治”。

如此看来，它是既怕人民“参与政治”，不希望人民“参与政治”，所以要用“参与政治”的政治帽子来打击人民。同时，它又怕人民不“参与政治”，不为它的邪恶政治所带动，不落入它的政治圈套和政治漩涡之中，从而做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有人性有道德的人，所以它又要强制性的要人民“讲政治”。这充分暴露了江XX出尔反尔、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和道德的政治流氓的邪恶本性。

世人觉醒

“老同学，我支持你”

一个大法弟子突然接到分别35年的大学同学的电话：我从其他同学那儿知道了你的全部情况，你为法轮功来北京上访曾被拘留过，后来你又被送去“转化班”。你做的很对。老同学，我支持你。我们这儿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我这样的态度。北京“六•四”的镇压我亲眼所见，这样的政府你和它打交道要注意，因为它是不讲理的，你要保重，但我相信，你们的事早晚会翻过来的。

律师愤然地说：开庭我不参加出庭

大法弟子蒙冤入狱，又将被非法判重刑。大法弟子的家属有冤没处诉，去请律师辩护。正直的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家属，法

当我经过回顾自己的修炼道路，冷静思考理清思绪后，我认识到破除邪恶转化迫害的关键在于根本上的坚定。其实《转法轮》“人家也跟我说：你叫他们修得也太容易了。人就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就那点事呀，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在惑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会有干扰，有考验。”旧势力就是以此为由而安排这一切，现在更是带着毁灭的心理以此为突破口来迫害大法弟子。而这时劳教所中已有不少人被所谓的转化，当然大多数人并不是真的邪悟，只是他们在精神肉体的双重压力下，由于对法理有认识不清的地方，一时产生了迷惑，结果在思维不清的情形下而被迫转化。

由于不少大法弟子都存在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所以当面临这种迫害时，出现了各种问题，甚至产生了一些担心忧虑。于是为了解决这种根子上的问题，我与本分队的大法弟子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在交流中我不但指出了我认识到的问题根本，谈到了所证悟到的坚定大法的法理，阐明了我所认识到的破除转化迫害的关键：不在于现在怎样能把法理认识的全面无漏、没有疑惑，不在于现在怎样能一下子把心修得圆融无漏、没有执著（这是一个实修提高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关键是根子上要绝对坚定、无条件无保留的坚信；不管思想中存在任何不明疑惑，都要

绝对、更加的坚定，要认清那一切决非自己；同时我也交流了对抵制转化迫害的具体策略：就是完全不配合、不与它们进行任何交谈；同时加强发正念铲除邪恶。其实无论邪恶使用什么伎俩，体罚、不让睡觉、长时间谈话等，都是企图把学员的思维打乱，从而在主意识不够清醒的情况下，通过学员对法理的疑惑来动摇根本上对大法的坚定。并且它们一般都会先挑选目标、再转化，其实它们也就是找学员的漏洞。我们不与之交谈，一方面不给邪恶找漏洞来迫害自己的机会；同时更有利于保持精力加强正念。而加强发正念就能够清除其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旧势力，破除邪恶安排，从而减少、灭尽邪恶迫害。

经过这种交流之后，大家的认识更加清醒；在随后一个多月邪恶的转化攻坚中，我们分队的大法弟子要么没被挑选为目标、要么就成为它们转化不了的硬骨头（但遗憾的是其他分队的大法弟子、特别是新进来的弟子，许多却没能把握住；因为那种环境中，交流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它们一发现我们分队的大法弟子都变得转化不了时，它们立刻就把我调到了隔离班）。

出来之后，我知道自己正法任务的重点又不同了，但是我个人悟到无论我们要完成任何正法使命、正法工作，无论我们可能面临任何环境，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解决自己根子上的问题，要修好自己的根本。我

而达不到金刚不破的坚定，我很清楚虽然不一定有魔难但自己必须达到坦然面对一切的境界才能真正走好以后的正法道路。而此时我认为自己还有这么多执著，我对自己没有绝对的信心。于是我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同样的问题，同样是前文提到的那段原文，我却证悟出了不同的内涵：

在我以前的认识中，我认为自己的坚定是源于自己对大法法理不同层次的认识，认识得越多、越高，应该就越坚定。而现在我悟到了真正的坚定是源于生命同化于大法的本性，这种坚定没有任何原因不用任何理由，就是生命的本性反应，就是生命的本能；而对法理的认识只不过是同化于大法的本性的体现（当然也是坚定的基础，但却不一定是根本）。我悟到了在我以前的认识中坚定与层次直接相关，那么在这种认识中自我的层次、对法理的认识程度决定了坚定程度，其实这种认识本身就含了一个“私”，就执著于修炼中的自我，也就是不同层次中的自我；可是不管哪一层次都不是先天境界的自我，都还不是将要在大法中圆满、返本归真的自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用认识到的法理去支持、加强的坚定是难以达到金刚不破，因为修炼中的任何层次都不是圆满，都有不同的层次制约（当然，在修炼的初期往往是先明白法理，而后更坚定），而只有同化于大法的本性才能直接体现出大法，才是真的金刚不

动（也就是我所悟到的出自本性的坚定是无需任何法理原由、没有任何层次限制的，就是生命的本能）。现在我悟到了坚定大法坚信师父就是同化于大法的本性，就是先天自我的本能，这种坚定是无需任何法理原由。只要守住自己的本性加强自己的意识，无比加强自己对大法无条件的坚定，就一定能达到金刚不破。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发现被转化的大多数、不管他是哪种情况其实质上的动摇都是源自于对法理的疑惑不明。

所以我会经常，特别是可能面临什么关难或在魔难中时，或者思想上出现各种干扰时，我都会静下心来不带任何保护自己的心理，清醒的审视自己坚定的心，看看自己的坚定是不是圆融无漏？刚开始时，我发现自己的坚定中有时夹杂着这样那样对法理的不明，每当我找到时，首先我会挖出这种疑惑背后隐藏的执著，去掉它；同时我更会象以前铲除思想业力一样去消灭这种疑惑，因为我知道对大法的坚定是绝无条件毫无保留的，那种种不明，只不过是不同层次中执著、干扰的表现。当我坚持这么做时，大约正好在这次转化高潮开始前，终于我平静的看到自己内心最深处对大法金钢不动圆融无漏的坚定，我知道，不管前面的道路会面临什么，不管我自身还有什么执著没去掉（这并不是说不去努力的修去执著），什么都动摇不了自己的坚定，都动不了自己的心。

轮功的事请律师也白花钱，不起作用。家属坚定地说，不起作用也请，也要辩一辩。无奈，律师受理了此事。经过大量的调查、了解，律师为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所感动，为大法弟子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而愤慨。有时，律师在电话里也大声说：“法轮功好！”还积极帮助家属出谋划策、到处为大法弟子鸣不平，同时更加看清了江氏政府的险恶用心。开庭的那一天，律师愤然地说，开庭我不参加出庭，那样只能为他们（江氏政府）脸上贴金，他们会说看我们都允许法轮功请律师辩护——其实丝毫不起作用！

村支书：就是法轮功的材料贴到我的脑门上，我也不去揭

黑龙江某村党支部书记曾举报散发真相材料的大法弟子，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他明白了真相，表示不再管法轮功的事，从此村里的大法条幅没人去动，一两年了还清楚可见。2003年1月初，村书记陪乡里收税人员在村里收农业税，并向他们介绍大法弟子好。当他们来到一位大法弟子家，这位大法弟子正聚精会神地刻着“热烈庆祝某市法轮大法日一周年”的巨幅。大法弟子请他们坐下来，如数交了税。收税的人笑着对大法弟子说：“你刻你的，这事我们不管，不打扰你了。”

村委会在喇叭里广播表扬大法弟子

河北某村委会雇一人专门撕

揭大法真相资料，结果此人遭报从房上掉下来，送进医院。他家很穷，还有两个小孩在上学，于是村委会号召村民给他捐款。可是村民很少有人捐的，只有大法弟子不记不恨主动为他捐款。大法弟子的行动感动了村委会和村民，村委会在喇叭里广播表扬大法弟子，替大法弟子洪了法。从此以后，村里再也没有人撕揭大法真相资料了。大法弟子的善举圆融了大法。

老战友：“我也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

一个战友酒龄二十多年了，一日三餐离不了酒。一次和他谈到江氏迫害大法的真相，他越听越愿听，把真相光盘带回去给家人看。过了几天和朋友聚会，感觉浑身难受，提出要戒酒。晚上睡觉，胸部发热，脚象针扎，没几天不适的感觉没了，浑身轻松，酒也不想喝了。从此以后，脸色红润，人也精神了，人人都说他象变了个人，他说：“我也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

天警世人

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党委书记受到天理惩戒

中国船级社大连分社党委书记李德元，99年11月因收缴大法书籍，遇车祸，住院半年后左身有残废。另，党办公室主任王维信，为人阴险，心术不正，其弟是大连甘井子某派出所警察，现已

得了不治之症（肝癌）。

“再不敢说大法弟子的坏话了”

号中几个犯人对大法不敬，一个大法弟子马上严厉地制止他们，号长也说：可以不信，但不可以抵触和敌视，人家“法轮功”惹你什么了？！晚上屋里的长明灯突然爆破，几个攻击大法的犯人的铺上落满了玻璃碎片，有的床单还烧有小口子，而紧邻的大法弟子和其他犯人铺上竟然一粒碎片也没有。其中一个人惊觉地说：可了不得！这是对咱们的警告，以后再不敢说法轮大法的坏话了。

大陆各地恶人恶报事例：

◆河北省广宗县610办公室李跃国迫害大法弟子已遭报应成植物人。继李之后，张瑞庆在610办公室为迫害大法弟子出谋划策，十六大之际，他去北京防止法轮功弟子去北京上访，回来后骑自行车摔在水泥地上，把右腿摔坏，距今已有一个多月才能举拐下地，花了不少的钱。

◆辽宁省宁远镇政府迫害大法弟子人员纷纷得恶报。原镇政府人员秦万波2002年11月29日与居仁镇政委书记、司机三人出车祸，书记当场毙命，秦万波胳膊撞折。镇武装部部长冯维章，于2002年8月确诊喉癌，现已危在旦夕。镇派出所恶警马福，10月1日喝酒后走路掉进道边流水深沟，肋骨摔折好几根。

◆东北农村有一个曾经炼法轮功的人，迫害开始后就不炼

了，到处诽谤大法和师父，干扰人信正法，现已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还在执迷不悟。

◆四川省南部县看守所干警张鹏云体罚毒打大法弟子遭恶报，酒后驾车出了车祸，腿被摔断，几个月不能上班。

◆四川南部县看守所副所长王启国参与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2002年8月25日，他驾车翻车，当即摔得人事不醒，同车的妻子也受了伤。家人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已经债台高筑，听说连住房都抵押了。而他目前连路都不能走，几乎成了废人。□

◆黑龙江虎林市工商局长曹清与刘刚迫害法轮大法，遭报祸及子女。2001年初刘刚的儿子一条腿骨折。曹清的女儿靠不正当手段篡得市妇联主任之职，其对大法、大法弟子恶毒攻击，2002年出车祸，两条腿和一只胳膊被撞成粉碎性骨折。

黑龙江省恶报二例

◆黑龙江佳木斯市五年级有一男生听信了江氏集团诽谤大法的谎言，对法轮功特别仇视。一天他看到大法真相材料，边踩边骂。事后一天，他的脸有点变形，随后嘴巴越肿越大，不一会儿，脸便象个大气球似的，昏迷过去，经医院抢救，花了一千多元钱才脱离危险。

◆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机电厂保卫科长陈忠良跟随610抓捕大法弟子极为卖命。2002年12月10日左右，他在回家的路上被凶徒从后背插一刀至肺部，当时住进

系，很自然的，我在学『主意识要强』这一节之后，在『心一定要正』中注意到了“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象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而现在你就那么不稳，要是现在给你出现这个磨难，你根本就不悟了，根本就不能修了。方方面面都可能出现磨难的。”

这一段话，我悟到这应该就是大法指导自己如何坚定的法理。从那时开始我就坚定的按照师父的这段话去做，去磨炼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和坚定之心。每当有任何一种企图动摇自己对大法坚定的思想业力出现时（特别是在九九年那段时间，这种干扰明显变强），我一方面竭尽全力去排除消灭它们，另一方面我不断并且更加加强自己的这种意识：大法是宇宙大法，我绝对坚定大法，坚信师父（当时还没有讲明正念的法理，我只是尽我一切力量去加强这种坚定的意识）。慢慢的，我发现这种企图动摇正信的业力干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弱，到了大概2001年时几乎再也没有这种思想业力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就是我与同修交流时，很

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深谈；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因为我曾经也是这种状态）不是说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很好了，恰恰相反，很可能是那种我们最难放弃的保护自己的私心障碍住了这方面的交流，都害怕让人发现自己还有不坚定的思想（其实这种不坚定的思想、包括怕让人知道自己不坚定的思想本身恰恰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往往隐藏的很深），都不愿暴露这种根子上的问题。而这种心却恰恰不是真的自我；这也正是在我的境界状态中所看到所谓“转化”问题的根源。因为旧势力现在已到了垂死的疯狂，我看到企图毁灭大法弟子成了它们这时的唯一目的，只要同修们存在这种根子上的问题，一旦落入它们的邪恶迫害中，它们就会千方百计的搞转化，就算这个人今天转化、明天清醒，它们也会认为差不多完成了它们的目的。所以少数认为我今天顶不住明天发个声明再弥补的同修一定要清醒——只有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从根本上坚定大法，才能破除邪恶，才谈得上去正法、去铲除旧势力；否则的话，这种错误认识的本身就成了安排最后拼死反扑的高层旧势力得以偷生的基础。

等到我因为心性有漏放松自己结果被迫害进劳教所时，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对自己坚信的业力干扰了。但是在那种从里到外从深层到表面都非常邪恶的环境中，我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坚定，因为虽然已几乎没有这种思想业力，但是我担心因为还有执著心

点，正法中不是我们被考验、要承受，而是我们要破除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所谓考验，是我们在圆融自身的同时去救度众生；实践中，我认识到只要自己心中不怕，只要真能放得下生死，那么凭着坚定的正念和坚决抵制迫害的正行就一定能减少甚至避免迫害，至少能闯过来。

但是谈到坚定心，可能很多大法弟子都会认为自己已经很坚定，或者有许多人会思考到底要怎样才够坚定呢？在过去的三年多里，我与许多大法弟子都交流过这一点：就是怎样才能够坚定？当然，从法理上讲，大家都知道要学法，只有法才能使人越来越坚定。可是，我相信在实修中仍然有许多大法弟子会时常思索这一点，特别是思考怎样才能修到那种可坦然面对任何魔难而心不动的金钢不破的坚定（我以前就是这样，但不是执著于个人状态）。事实上在我的经历中我发现一方面不少大法弟子的确还不够坚定、或者还不很清楚如何坚定；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大法弟子达不到这种程度，邪恶的迫害才会得逞，才会有人被转化。当然明慧网上以前也有交流如何学法的好文章，所以对学好法这个话题此处不再重复，我下面将重点交流实修中如何坚定自己和在劳教所这种邪恶环境中破除邪恶转化的个人体会。

怎样修到金钢不破的坚定？很久以来，特别是在进入正法修炼之前，我一直都在思索，却苦于无法突破。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封闭着修的，在我修炼过程中，除了最初得法时身体感觉变好了，我几乎没有任何感性体会，就算在梦中也没见过什么超常的东西；甚至于在理性升华上，我也没有一般学员在学法时那种豁然开朗明白了法理的体会，所以我以前经常考虑自己是否在提高，是否更坚定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答案。一直到九九年以后，特别是我真正走入正法之中时，我才悟到了关键。因为我发现当我真正不再考虑自己个人，无论是常人中的自我、还是修炼境界中的自我时，一切都在自然变化：我的心慢慢变得愈来愈简单、愈来愈清醒，同时也越来越坚定。

在99年之前，甚至99年以后一段时间中，我都能觉察到企图动摇自己对法坚定的思想业力的存在。我知道这种思想业力的干扰是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会碰到的。从得法认识法的开始，我就十分清楚大法就是真理；每当这种思想业力干扰我时，我内心非常清醒我坚信大法，并且尽力排除那些业力干扰。但是，这种对坚定与否的业力干扰依然存在。不过在开始时，我对此并不担心。可是，在九九年那种邪恶铺天盖地压下来时，我也开始担心，因为我不知自己到底有多坚定，不知自己是否坚定到足以面对未来可能的任何状况。于是我在法中寻找答案，因为我相信大法一定会给我答案。因为从法理上讲，坚定自己与加强主意识、排除思想业的干扰有着直接关

矿务局医院。

广西百色市的恶报事例

◆2002年上半年，在广西百色市东风菜市，有三个法轮功修炼人在买菜时碰到一起，聊了几句，即被前百色市公安局局级官员陆其茂指挥人非法抓捕、关押。事后第三天陆其茂遇车祸身亡。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明慧周刊 2003年1月24日-1月30日

正念洗清污点 重建觉者威德

2003年1月26日 文/大陆大法弟子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当一个学员染上污点时，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挽回损失，在随后的路上做得更好——有学员建议我将自己重新走入正法修炼的历程写出来，作为借鉴，也希望以此与大家在最后的里程中继续共勉。

一、陷入黑暗

那是我第三次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看守所以后，恶警唆使犯人折磨大法弟子逼问姓名、住址。当时它们把法轮功学员脱衣服、往身上浇冷水（冬天）……在痛苦中，我配合了邪恶迫害，说了姓名和地址。

这时我的情绪低落，回来后送到街洗脑班隔离关押。自从99年7.20以来，由于长期与法脱节和长期处于魔难之中，身心疲惫，感到很累、很苦；正在这时，邪魔趁机安排一个邪悟者来

◆广西百色市向阳派出所石加屹，旧名石宏，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十分卖力。由于包庇广西百色市周寿南黑帮，充当保护伞，在周寿南逃跑后，给其通风报信，已于2002年被捕。

向我灌输自欺欺人的谎言，在荒唐可笑的谎言中，神志不清的我写了所谓的两书。

当晚做了一个梦，一副黑色的骨架来到我的床前，怎么赶也赶不走，可怕极了。醒来后突然明白过来，背离大法的后果是可怕的。于是，我马上向师父发了三个愿：1、将我的现在和过去断开；2、决不在迫害大法的这场镇压中起任何作用；3、将我写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让任何人看，不起任何作用。

我逐渐地清醒过来，这一切实在太邪恶，我想离开这里，但不久警察将我送到区洗脑班。

二、走出迷雾

经过这次打击，我情绪低落，但很快我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沮丧的本身是我重新走入正法的第一个要突破的关。在洗脑班，同修对我的鼓励使我冷静下来，思索问题出在哪，如果找不到有漏在何处，下次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首先必须要静下心来学法，在学法之余我回想自己修炼路上的每个关和自己的表现，重新用法来衡量，我发现自99年7月后证实法以来，很多关我都没过好，例如交过书，以前写过不上京保证等等；回想过去修炼，除半年实修外，后来一直被思想业中以前接触的气功中的东西干扰，一直没有突破它，而是消极地用不炼功来回避，后来连学法也受到干扰，导致对法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做好人，站在人的基点上看问题，又放不下无数人的根本执著，在证实法的过程中受挫反而做了不该做的事，染上了污点。记得师父曾多次点化我学法，但一直没有真正重视起来。第三次上访之前点化更明显：（梦中）参加考试，考偏科，考卷的题目很简单，都是书上讲明的东西，只要看一遍书就可以得高分，但是我一直忙这忙那，没有静下心来看书，非常遗憾地交了卷。实际上在我动身离开去证实法前，确实没有静下心来学法，一年下来，《转法轮》可能看了不到十遍。“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

在重新开始学法时，思想业力干扰很大，尤其是感觉时间来不及了，没有希望了等等，但我

坚信法能弥补和归正一切，凭着对法的坚定，我又看到了法的内涵，更加坚定了信念；但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想到背离法后的严重后果。我通过背师父经文《溶于法中》《道法》《排除干扰》《窒息邪恶》《去掉最后的执著》《走向圆满》《为谁而存在》和明慧编辑部文章《除恶》，并系统地学法中不断地消除那些思想业力，知道它们不是我，也不允许它们干扰我。认识到背离法的严重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只能促使我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修炼和找出有漏所在，而不应成为干扰与影响我重新走入修炼的障碍。在学法中也解决了我怕炼功受到干扰的问题，因为干扰本身就是不让我炼功，而炼功就是在消除这些不好的东西。

明白了根子上的问题，我意识到必须重新走入正法中来，跟上正法进程，第一件事就是写声明，挽回影响。师父慈悲，安排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来洗脑班看我，包括街道、派出所、区政法委以及亲戚朋友等。我趁机将声明一一递给他们，挽回影响。接着，我又写了份声明，在洗脑班上当着其他弟子和那些所谓工作人员的面大声念出来，告知同修与天上众神我重新开始修炼。

不久，考验接踵而来。一天，街道干部和警察弄来摄影机，想搞一个洗脑典型的电视节目毒害世人。我当着它们的面将声明大声地念了一遍，恶人们赶紧上来围住我，生怕真相被摄了进去。它们见戏演不下去了，只

次从观察到的一切表现上看应是残余的旧势力在明知即将被灭尽的情况下，不但操控邪恶生命同时自己也直接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转化”迫害，也就是旧势力垂死挣扎的最后反噬。所以虽然劳教所中的大法弟子已经看到了师父后来写的经文，知道了这些法理，但是仍然有不少学员把握不住；这其中包括一些以前经受不少考验都表现不错的，也有以前经过这种转化教训的等各种类型的学员。可以这么说，在那种从里到外各层空间都非常邪恶的环境中，我们大法弟子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破除这种转化迫害，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们对这个问题一直都是相当重视的；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人表现得这样、那样呢？

于是我开始冷静的思考，理清思绪，进一步更深入的分析这个问题。随着在正法实修中自己对大法、对正法，对自己的认识的不断升华，我一方面悟到了越来越多、越全面的法理，另一方面我更深深证悟到大道至简和大法圆融的法理。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回顾自己的正法修炼道路，总结自己对大法的认识和体会时，我发现自己的思想认识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清醒；随着我不断向内深入分析自己的思维，发现只有一个字：信。因此针对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正法修炼，我个人以为根本上是要坚定，从最根本上，在内心最深处的绝对坚定；关键是要坚信，从内到外、从小到大、无所不包、无所

遗漏的完全坚信。

当我坚定的认清这一点时，我又回过头重新考虑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认识，我以为以前的这些认识虽然也不错，但有一个角度和深度的问题。师父说：“可是呢，我们如果正念很足，又符合了宇宙的一个理，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这里包括正反两方面，都是这样。”（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那么站在正法的角度上看，我们能不能破除这种邪恶迫害关键还是在自己，历史上旧的安排是否仍起作用也是通过学员自身来实现。那么我们只要正念强、能把握住自己就一定能够破除邪恶。

这时再思考一下另外的几种认识，虽也是在向内找，但我以为深度不够并未挖到根子上，“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

（精进要旨《为谁而修》）；对此我个人认为，心性有没有漏、正念强不强、承受力大不大都只是修炼层次的体现，关键还是坚定：心性有没有漏，旧势力都不配考验，更何况修炼中的大法弟子谁又能说已经修得无漏呢？所以绝不能让执著心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正念强不强，前提必须是对法绝对的坚定对师父绝对的坚信。而所谓的承受力，我个人以为那完全是一种个人修炼的基

破除了邪恶的安排。

但过了不久我被关进了小号。这是劳教所最高级别的处罚手段。小号是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封闭房子，一张通铺，一条狭窄的走道，最多只能容纳7个人，整天24小时关在房里，每天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终日见不到阳光，吃的是冷饭，喝生水，并断绝一切外界联络。

这时，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状态，双足底发热，象烙铁一样剧痛，双目视力模糊，大小便失禁，晚上低烧，心跳加速，下肢麻木行走困难。

恶警们将我孤立起来，不让外界了解我的情况。在剧烈的痛苦中，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我开始持续发正念，我意识到必须离开劳教所。

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的情况被其他大法弟子知道，他们有的将我的情况上网，有的共同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终于，在我进劳教所的第11个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离开了劳教所，没有一天配合劳教所制度，不出工，不出操，不点名答到，不在任何有辱大法的文书上签字，洗清了污点，重新走上正法助师世间行的道路。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也更加看清了这场迫害的实质。师父用一篇又一篇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多学法，法能弥补一切，法能归正一切，法指引我走出迷雾，闯过生死关，重新建立觉者的威德！

个人体会：从反转化问题谈坚定心

2003年1月24日 文/阿龙

正法至今日，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再思考这个“转化”、“反转化”的问题，而全力去加强正念、讲清真相。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历史上，旧势力安排了少数人以这种形式来破坏性的所谓“考验”大法；其实质就是旧势力带着不平衡的心理来迫害大法弟子，破坏大法。师父早已在法中讲明了这个问题，并且不但不承认它们的安排，还告诉我们应该否定、铲除一切旧的安排。可是为什么在实践中，甚至到法理已讲明了的这一、两年来，被迫害进劳教所、劳改营或洗脑班的学员中，仍然会有少部份人甚至是那些以前表现不错的也被所谓的转化呢？很多大法弟子一般都会认为这是旧势力安排的结果，这种人（特别是那些以前表现还不错的）就是这样安排来破坏法的，就是用他们的这种表现来考验大法弟子们对法的坚定。（我在2001年被关进劳教所前就是这种认识）。也有的大法弟子以为这些学员心性上有漏，存在各种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当与那些重新清醒过来的大法弟子交流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认为是自己学法不深，正念不强，情重了，放不下执著，或者承受力不够等等。

我一直认可这些认识，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思考，直到2002年下半年劳教所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化”高潮。而这一

好草草收场。很快，我被恶警绑架进了劳教所。

三、重现光明

在没来劳教所之前，我就听说这里的洗脑班异常邪恶，劳教所恶警将法轮功弟子与吸毒犯关在一起，用它们看管大法弟子。

一开始，它们找来两个认识我的犹太与我谈话，在这里遇上了过去的熟人（曾经是法轮功学员），实在有点激动，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恶警派来洗脑的傀儡，在以前，我曾见过的叛徒是我过去认为修的比我好的人，思想一放松，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在魔难或过关中，当关大承受不了时，很多学员想到的是能不能碰到同修啊，或依赖亲人走后门把自己解救出去，这都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看问题，关键时候没有求助于师父，那邪恶不就找到了迫害的借口了吗？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

我为这些走向邪悟的人感到惋惜，恶警要我和他们“谈话”、“交流”，说如果我有道理，就说服它们。我意识到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在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他们还未开口说话，我就叫他们走，我告诉警察不谈话、不交流。由于态度坚决，傀儡退了下去。但恶警们又安排我住在那个

邪恶的洗脑班里，怎么办呢？看来只有放下生死，也决不能服从邪恶的考验，我开始绝食。

绝食是很难受的，但一个修炼者在劫难中必须放下常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其它空间的人都不存在这样的身体……而这个空间让人有这样一个身体，我们这个肉身。有了这个身体之后，冷了不行，热了不行，累了不行，饿了不行”。那么神他会像人一样“饿了不行”吗？在绝食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背经文和回忆《转法轮》，在学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并不觉得苦。绝食第三天，早晨起来有一种虚脱的感觉，但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觉得身轻体快，浑身轻松，完全没有“饿”的感觉，身心有说不出的舒畅，连那些吸毒犯都感到惊奇，绝食这么长时间不吃不喝还精神这么好，能跑能走，简直不可思议。

绝食以后，很快我从洗脑班出来，被换了一个地方。

可是，迫害还在继续，每个被劫持到劳教所的大法弟子，都要送到洗脑班里强迫洗脑，有的染上污点，在洗脑班里面，邪恶之徒叫误入歧途者们写揭批材料、签字、上电视、欺骗别人，强迫他们放弃正信，走向可怕的深渊。而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恶警逼迫他们与犯人一起走队列，出操，做苦工。

恶警还找电视台到劳教所摄影，伪造节目说劳教所如何“春风化雨”。所有这一切都是邪恶的，作为大法的一粒子，作为堂

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怎能眼看邪恶之徒欺骗世人不管？配合邪恶就是对邪恶的滋长，我做了一个决定，决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安排，用自己的不配合劳教所一切规章制度来破除邪恶之徒对大法弟子的禁锢与迫害。

从此，在劳教所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象，每天出操，吃饭、站队、出工，都会有一个人被几个吸毒犯从楼上拉下来；冬天，他穿着单衣站在风中，夏天，他堂堂正正立在阳光下，从不配合警察与吸毒犯，从不出操，不出工，不打报告，不签字，点名不答到；有时，他在操场上当着警察炼功，有时，他被几个吸毒犯拳脚相加……

警察问我为什么不服从劳教所制度，我告诉它，我是堂堂正正的修炼者，不是犯人；劳教所的规章制度是约束犯人的，与好人无关。我把师父的经文念给它们“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

每天数次生死考验，三次下楼吃饭，五次点名，出操，出工，开会，起床，还要坚持炼功，几乎每次不配合都会招致吸毒犯的疯狂围攻。

一次，吸毒犯要我背“劳教人员三十条”，并说不背就不让睡觉，轮流值班看着我，直到我背熟为止。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害怕，睡眠是限制人的一种因素，常人不睡觉就不行，然而修炼是超于常人的，怎能被人的因素所

限制呢？我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最后看管我的吸毒犯困了，他问我背会没有，我说不背。他又问“那你睡不睡？”，我说睡吧，他就让我去睡。从此，再也没有人要我背监规。

每次炼功时，总会引起吸毒犯扭打，有一次疼得很厉害，实在承受不了，炼不炼呢？其实，生命是大法造就的，让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吧。我把眼一闭，心里对师父说，弟子将身体还给您了，又开始炼功。但这一次，吸毒犯们没有再来折磨我，它们只是把我的手按住。晚上，警察来问吸毒犯有没有扭我的手，并告诫它们不准再折磨我。

为了强迫我出门打报告，吸毒犯不准我上厕所，说不打报告就不让上厕所。我没有理会它，照样做我该做的，它们就把我拉回来；时间长了，憋得很难受，吸毒犯说那你就说一声报告吧，说了就让你上厕所。修炼的人怎么能按这些邪恶之徒所说的去做呢？怎么能向邪恶妥协，我不理会它那套，坚持不打报告。过了一會兒，看管我的吸毒犯有事下楼，交待另一个犯人看着我，那人带我去上厕所。每次我不打报告，值班的犯人看到了，也不管。修炼的人有神的一面，这也证实了大法是超常的。

每天起床，吸毒犯为了要我下楼出操，总要把我从床上拉下去，有时赤脚穿单衣站在风中，当时是冬天，早晨温度很低，开始有点冷，但我想，修炼是超常的，把心一横，默背师父经文。

不一会儿，早操结束了，身上一一点也不觉得冷，那些吸毒犯看到我不怕冷也感到惊奇。

每次打铃起床或吃饭、开会都要招致吸毒犯围攻，心里压力很大，虽然每次放下生死，但总免不了有一点紧张。有一次早上出操打铃时，我把心一横，什么都不想，只管躺在床上。这一次，吸毒犯却没有拉我下床，他也不下楼出操，就在楼上看着我，直到其他人出操完回来，我才起床。

我是因为坚持修炼而被关在这里受迫害的，因此从不配合劳教所一切制度，警察也因此将我视为重管对象，安排最邪恶的吸毒犯看管我，人数3-4名，比一般法轮功学员多（每个法轮功弟子配1-2名吸毒犯），并且将我与其他大法弟子隔离起来，不允许我与任何大法弟子交谈，也不允许接见，将我严密监视，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长期的寂寞，是难过的一关。我每天不停地反复默背《洪吟》《精进要旨》和师父的经文，以及回忆《转法轮》记得的内容，背《论语》，在学法和证实法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层一层的法的内涵，每天雷打不动地反复学法，不知不觉中心性与境界不断地升华，苦中倒也不觉得苦。

一天，警察带来一个坚定信仰的大法弟子与我谈话，据说他因劳动表现突出而受到表扬。我没有与他交谈，警察带他来是劝我服从管理。修炼是自己的事，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我决

不配合警察的任何安排。

一天又一天，每天都要几次拉下楼，邪恶没完没了地干扰与迫害，我向内找检查自己的原因，认为几乎每一次都放下了生死，那么这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与弟子的，目的是动摇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终于，几个月后，恶警使尽了招术，也没有达到目的，它们看到我连生死都不怕，便不管了，也不强迫我服从它们的制度，只是把我看起来，每天不用下楼，不用出操、出工，饭也由别人打上来。

师父新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建议》、《正念的作用》陆续传到劳教所，大家认识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有学员过去对我的做法不理解的，后来也明白了。劳教所大法弟子们开始集体不出工，不出操，点名不答“到”，不配合邪恶安排。

劳教所恶警眼看大势已去，开始疯狂地打击报复。它们认为我自始至终没有配合劳教所制度，便将我送进严管班，想通过迫害我来树立典范。

在严管班里，恶警与邪恶的吸毒犯不允许我出门，除非打报告。两天下来，没有大小便，小腹胀得直不起腰，在厕所解大便时，一阵剧痛伴随大量鲜血滴到便池里，把瓷砖染红了。神怎么会被尿憋死呢？身体出现的严重状态只不过是业力的表现，我坚持自己的做法，不配合不妥协。不久，警察找到我说：“你可以不用打报告。”正念助我又一次